

觀之則克墩奉祀歸於秀幹傳至忠元固為無疑幾至五十年已
定嫡長遠為知命所奪情理未便但禮曹之意徒以為之後者為
之子為言如是決給禮曹所見似為違例臣等之議亦未齊一請
收廷議以為後來法式答曰如啓○夜流星出昴星下入東方天際
狀如犁尾長一二尺許色白木星與火星同度流星出天倉星入西
方大際狀如拳尾長一二尺許色白流星出參星入南方天際狀如
鉞尾長一二尺許色白

辛卯以蔡世英為工曹判書

世英少有才名已身之變以史官入侍假承旨成雲欲取世英之筆

書構罪之辭世英曰史筆非他人所執終不與以此見擯遂取
名譽於世而為人量小而鄙及至御相攀附內入排擯正士如
權續結為心腹李希儉為世子侍講院弼善柳從善為弘文館

副校理○四方有濁氣

壬辰以洪曇為司憲府大司憲金鎧為司諫院大司諫盧禎為司
憲府執義洪天民為議政府舍人任呂黃琳為司憲府掌令趙
光彥黃三省為持平

史臣曰臺諫之職一國紀綱之所在苟不得其人則其何以彈壓

百司其何以整理庶務乎今以任呂之粗鄙光彥之躁妄三省之昏暗得居是職則是以一國之紀綱而付之匪人任其墜毀也豈不惜哉

夜流星出天中雲間入乾方天際狀如瓶尾長二三尺許色赤西方有聲如雷○平安道平壤地震

癸巳夜南方如火氣

甲午四方有濁氣夜流星出奎星下入天倉星上狀如拳色白飛星出內階星入紫微垣狀如拳尾長三四尺許色白

乙未以趙彥秀為資憲大夫漢城府判尹特命授李愛弼為戶曹

參判宋麒壽為司憲府大司憲姜士尚為承政院左承旨李樛

為弘文館副提學命樛是職而授之樛中宮之舅也少無行淫穢鄙

褻或於祗席之際情慾之態極其醜惡聞者縮慙及登第欲入

史局人多薦之奉教金添慶以他辭拒之曰四館之坐一位嚴

於一位而樛已腰銀器入侍則當坐奉教之右決不可為也由

是不得為翰林而為注書後參讀書堂之選金虬等駁而削之

李憲國之為正言也將駁之而不果樛皆銜之嘗醉而語人曰朴
賢之為長湍府使也人頗疑我斥之人之欲殺我者我尚容之况其
他乎指憲國也而憲國尹元衡之從姪故不得中傷之樛性本愚享
浮誕而巧於結納左右故宮中之人交口贊美且以花卉禽鳥之玩
廣求進御至於衣服飲食亦皆獻之故上寵日固超擢顯榮而一
時之無恥嗜進之輩皆附之汲汲然如有呀不及嘗求為天曹郎
官而柳墳李俊民皆以特旨授外官金德鷗亦為平安評事皆吏
曹前薦也羣臣之可用與否 上常使疏其名下云○日暈夜流
星出參星下狀如拳尾長五六尺許色白飛星出北河星入內階星
狀如梨尾長七八尺許色白

丙申 上御朝啓李浚慶曰今者死囚甚多當以其律斷之然語
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如性清之事當為勿喜者也近來
僧徒勢熾故外方如此濫越者不知其幾人特性清現露耳大
抵自古帝王於佛學雖或有貴其清淨而崇奉之者然於治道
則大無益也 上曰林順義性清皆出愚妄之計而犯此重罪

雖置于重典而豈無哀矜之心乎僧人如此之事近多有之自
土亦嘗知之矣○日暈四方有濁氣夜西方電光慶尚道知禮地
震

丁酉四方沉霧日上有負色內青外黃白雲一道如氣自西方直
抵負傍長可一匹布日暈全羅道潭陽玉果大雨雷○是月慶尚
道昌原林擒枳樹開花結實

十二月戊戌朔慶尚道山陰居儒生裴益謙

益謙恃妄然上疏不以人廢言

其略曰抽柱御史馳騁郡縣摘發不法是為懲一勵百之義意
也但星馳電過緜寡之民情不暇訴有懷難達則白屋之冤何
以周知臣意以為令御史暗行窮閭之間問其民瘼則庶使无
靡上達矣僧徒率皆逃賦避役之民游手游食淵藪於山林至
於都城之內出入無畏事甚可駭臣意使京外一切禁斷夫治
民之吏不患無龔黃而哀我生民每遭庸吏不得蒙至治之澤
蔽而之四方者何限今若互任文官而不但專用門蔭之無識
者則庶得一分之惠矣且御衆之將不患無頗牧而今之為兵

水使者輦載船運爭事權勢居不知愧今若擇庶謹之將以授
方鎮之任則庶無軍卒之寃矣列邑之有鄉校猶國之有成均
也而外方訓導例遣庸下之流徒竊廩料而已則况望其教誨
之事乎臣意以為擇生負進士之勤懇者以授之則庶乎其可
矣小學家禮寓日用常行之道不可須臾離者也 中廟銳意

圖治得趙光祖講朱氏之小學行呂氏之鄉約羣賢彙征多士
鼓舞將以君吾堯舜民吾唐虞不幸一朝奸人誤國媚疾而惡之
使善人君子打盡於一網故自此以後此書不復行於世矣伏
願 殿下講論厚倫之方躬行於上示效於下自朝廷推之於
四方則小學之書復見於世而人皆有忠君孝親之心矣逸士
幽居患人之知己而其清節足以範世礪俗在當今則成守琛曹
植其人也今上有湯文之至則豈肯獨善其身而無慕乎蕪善
之志哉然或高尚其志而不出曹或應聘少施而返盧成守今
若修其聘幣以迎之置之於左右則豈不有助於聖學之成就
乎臣伏見陳弊之疏不一而例下該曹竟不舉行則臣之此言

明知亦歸於無用之地矣傳曰爾以鄉生為國陳弊良用嘉焉
但趙光祖事必未詳知而並論之矣仍傳于政院曰趙光祖事
中廟已治之後世豈有異議乎雖因小學而論之此則不當之

論也光祖得理學之傳於金克明一以古人自期言動必以禮
篤信力學造詣日深已卯年間遭暹中廟責難陳善

知無不言以格君心明道術為己任士習一歸於正間巷小乎奴
詩之賤莫不自教以小學呂氏鄉約為導率之具風俗大變庶幾

古而如人南袁沈貞李沈與洪景舟等謀誣以有異志以驚動
復上心將有不測之禍賴領議政鄭光弼力救得既一時羣賢

乙網打無餘光祖竟賜化于敵上不知光祖之賢而有是教
己之人為己卯餘習故

史臣曰已卯士林之繼南袁沈貞洪景舟等成之至今人皆

冤憤而非但 中廟不悟於前自 上亦未知邪正之別益

自乙巳以後李苞尹元衡之徒相繼秉政箝制士林之口使清

議絕於朝廷而人主不得聞當時之公論何以知光祖之無

罪乎

史臣曰趙光祖自少有志聖賢之學以堯舜君民為一己之

責遭 中廟勵精圖治之日自謂得君行道言無不盡知無

不為不圖鬼域萋斐之讒恣惑 聖聰橫加大禍善類為之

一空自是至今四十餘年危言危行為世大禁嗚呼以先祖之忠生被枉刑沒而不伸豈非 聖德之累明時之恥哉

○全羅道淳昌長城雷

己亥政院啓曰趙光祖本心無一毫私邪之念只欲盡心國事而一時年少之輩或有過中之議不自知其歸於紛擾然 先朝罪之過重故至今士林之間咸追惜之裴益謙必聞此議而疏及之其言則實公論也傳曰知道

庚子 上御夜對○傳于政院曰臣子之於君父不可少有不直之辭也天寒飲酒非過之甚而注書河晉寶緘答內肩臂似澁手戰不定之語誣飾答之似乎不直也予觀書體必是飲酒所為其時即欲言之而欲觀緘答曲直姑默矣政院知悉

於入啓之書字不替正上命推之

先是晉寶

史臣曰人君待下當以包容為度不可以聰察為明今觀晉寶之事夫固有在既命推考則可警其過至於峻責不樂於太甚耶察於小而不能察於大明於末而不能明於本則亦

非銜痕接下之得宜也

○夜流星出天倉星入天花星狀如梨尾長二三尺許色赤
辛丑四方有濁氣

壬寅四方沉霧日暈左珥夜艮方巽方如火氣南方電光○全
羅道南原樂安靈巖綾城雷

癸卯慶尚道梁山金海大雨雷

甲辰諫院啓曰注書河晉寶以年少新進之人身居近密之地
所當小心敬謹以奉其職而縱意飲酒顯有慢忽之失至為不
可及其捧傳旨推考之時對不以實亦為非矣請帝從之

丙午以李英賢為吏曹參議申汝棕為戶曹參議鄭宗榮為承
政院都承旨李植為左副承旨金貴榮為右副承旨黃三省為
兵曹正郎柳從善為弘文館校理柳坤為副校理宋賀為司憲
府持平朴謹元為吏曹佐郎李遜為世子侍講院文學○傳于
政廳曰銓曹之郎所當擇差而近來擇人不精今觀吏曹郎官
之望朴謹元金或有不合之人指金出入經席者予豈不識乎

之望

朴謹元金

或有不合之人

指金

出入經席者予豈不識乎

累次敢擬至為未便此非銓曹堂上之所誤乃薦舉者之失也

德勝性抗直不撓嘗為正言駭野善金百鈞百鈞標之黨也見

忤於樞特命為平安許事又以評事搜檢赴京之行于江上多

拘捉禁物囚其詳官乃大王大妃私付送之物上益惡之

故有此後又盛怒其復擬至有不顧王言不有君命之語並

罷政色且執義許擘等重被物論至於罷職繞經一旬遽擬學官

郎廳亦似太速吏曹判書尹春年啓曰郎廳之薦郎廳為

之然郎廳亦以其有前薦故例為擬望矣且學官非實職前者雖

罷職人負亦擬望故今亦敢擬矣未及詳察待罪答曰吏兵曹郎

廳則郎廳例薦此乃初薦者之失也卿則循例注擬而學官亦

例擬也勿待罪

丁未四方沉霧日重暈

戊申遣任尹于全羅道黃瑞于慶尚道賑救飢民傳曰兩南凶

荒甚焉賑救諸事不可少緩且出入各官訪問守令賢否復命

時書啓

庚戌午時太白見於巴地

辛亥日微暈廣尚道尚州草溪地震

宗大正...

甲寅政院啓曰伏見戶曹兩宗田稅公事戶曹以年歲凶荒啓請勿給至為合當而依別賜田例題給事判下稅數多寡不暇計而事體有開恐於王政大有妨焉傳曰知道

史臣曰王者之政節用為急年歲凶荒所當省費今該司之請特出於救時之弊固是減省浮費之意也獨於兩宗田稅特依別賜田例題給何也名為奉先之所強為苟且之舉豈王者光明正大之事乎

丙辰日微暈兩珥夜四方有濁氣

丁巳慶尚道安東府臨河縣兩水合流大川自辰時至巳時斷流上下以布帛尺可七十一尺行人著鞋可渡至午時始復流已未以閏時中為世子侍講院弼善李希倫為弘文館副校理朴素立為兵曹佐郎成義國為弘文館修撰○憲府啓曰今當大侵之年上下遑遑省浮費汰冗官凡于荒政靡所不舉該曹為各道稅入于敷陵寢寺位稅固請勿給者非徒儲備國用欲體上憂勤惕慮之意而乃以為敷少命依舊題給此雖曰為

陵寢而無知僧徒反以此籍口輒增驕傲之心不可不防其源也近
觀禮曹公事禪宗住持僧一雄敢與該曹抗衡事雖微末所關至
重亦不可委諸僧徒而只為推考請依該曹公事陵寢寺位稅
並勿題給一雄亦速黜斥以示上輕重好惡之公荅曰陵寢位
稅非自今始自 祖宗為陵寢題給而至于乙卯年倭變以後偶
廢之事也乙卯倭變調度不足故啓廢之不可永不給也一雄豈能與該曹抗衡
乎當觀推辭處之並不允後兩司久啓不允○巳時太白見於未
地

壬戌傳于政院曰近觀兩南狀啓雷電地震發於深冬雷雨則有
同夏月至於震擊樹木之變金海尤甚予心未安政院回啓曰變
異至此下情亦為未安今承下教至為驚惶自上恐懼修省則
災可消矣

癸亥領議政尚震右議政李浚慶風來嚴整友于特異然啓曰近

來冬月之雷頻發於各道而衆災又從而疊見臣等俱以無狀之
人猥居台鼎之位日復一日恐懼益深曾欲將此意啓達辭退而

適上體未寧憂慮遑遑未暇及此昨日伏見慶尚全羅道狀啓則陰沍已極之時大雨雷電有甚於夏月而至於震破樹木非常之變非止一再而臣等頑然在位尚稽引咎自退臣等之罪無所逃遁惶恐待罪荅曰災異實由于否德徒切競惶卿等引咎已非不足宜勿待罪三啓不許

乙丑夜流星出天園星入天矢星下狀如梨尾長三四尺許色赤

丙寅傳于政院曰常時臺諫啓辭發落遲速在於上裁而非承傳色所預也今日諫院啓辭入未久承傳色崔漢亨似有欲速還出之色予恠而固問之則以為啓辭持入之際路中有一書吏請曰城上正言李仲虎云今日所啓則欲速知發落而去故如此耳諫院吏中間擅說與否則未可知也若中間公然擅說則自上發落一小吏豈有催促之理乎大妨事體可為駭愕城上所召教吏如是則亦近古未聞之事也政院回啓曰伏見傳教至為未安臺諫之事政院擅便為難城上所必來達其情矣

史臣曰宦寺之禍慘矣少有不協之事輒施陰中之術雖有
明智之主鮮不陷其術中也今崔漢亨任在承傳宜其恪謹畏
忌發落遲速雖在 上裁隨啓隨下乃其職分中間遲滯迺不
還報其頑傲之狀已著於前故仲虎略言其弊而漢亨略不動
心反與臺諫抗衡故露形迹以致 上疑及其下問誣飾難信
之辭陰行私憤 宸音一降上下驚感可勝痛哭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二十五

陽明先生遺集卷之二十一

文淵堂六書詩 文淵堂一書上下篇海內都前卷

山天界首... 文淵堂... 文淵堂...

文淵堂... 文淵堂... 文淵堂...

文淵堂... 文淵堂... 文淵堂...

文淵堂... 文淵堂... 文淵堂...

文淵堂... 文淵堂... 文淵堂...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二十六

甲庚

十五年

大明嘉靖三十九年

正月丁卯朔正言李仲虎啓曰臣伏見昨日

傳教不勝惶恐臣雖無識豈不知不可促其教落也但臣曾聞
承傳色等雖臺諫所啓中間稽滯或不即入啓或不即出傳而
數三日來出納尤遲緩疑其或有此弊昨日啓辭後自言其弊
而已書吏中間妄傳其欲速聽發落之意是雖非臣之促迫而
臣言有以致之也呀失關重不可在職答曰觀啓辭此書吏妄
傳之事也發落遲速非承傳色任意之事故予亦言之也勿辭
已已憲府啓曰自古官寺之流居中昵侍最為親近如欲有呀
諛則未嘗直害必陰中之雖明智之君如或不辨於初終必有時
而信之其漸甚可畏也近來承傳色等不懲前日論啓推考之
事而尚有自便驕傲之弊故正言李仲虎啓辭之際自言時弊
而已假令使吏傳說只欲使中間不為遲滯爾豈敢有一毫催
促發落之心乎承傳色崔漢亨不量自己之怠慢發怒於下吏
之言乘憤而入敢將私相傳說之言故見辭色於

上前以塗

下問必露宵臆得售陰中之術苟有敬畏之心雖懷未便之意
咫尺天顏豈敢為奸譎之狀乎不敬之罪昭著無賴他日之
弊有不可勝言請速罷黜答曰崔漢亨事予觀此啓予勝驚愕
予雖庸暗之主豈至於聽宦寺讒譖乎心甚未寧自古人臣事
君事無巨細所當以直故漢亨因予之問不敢隱諱而直啓此
果欲譏而為之耶其見辭色於上前者恐發落遲而致有公論故
也其勢當然而予於近來未聞之事故慮後弊而言之也以予
輕戮為非而論之則可也以此而駁奉命之宦則予未知其意
也不可罷黜故不允

史臣曰甚矣膚受之訴易惑而難悟也今崔漢亨發憤下吏
之言以售陰中之術其驕傲兇頑之狀昭著無疑所當斥退
以快物情而輕戮之教慮弊之命如是峻切則誰復危言抗
論以陳其弊哉宦寺驕橫將自此而益長矣

日微暈

庚午大司憲宋麒壽掌令任說黃琳持平趙光彥宋賀啓曰臣

等所以論啓崔漢亨者非以自上下問之後直啓不諱為非也
只以入侍 上前所以當恪謹無他敢以下吏之言形諸辭色有
若迫促為不敬而論之爾幸類 聖鑑洞照辨析開示于外庭
故臣等得知其情狀不敢緘默也臣等雖無狀待罪言地非不
知事君有犯無隱之義若自 上有闕則當面折庭爭豈敢因此
轉駁將命之人乎聞教至此左增隕越在職未安請適臣等之
職答曰昨見啓辭子意不寧故言之耳豈以此至於辭職乎勿
辭○憲府啓曰臺諫一言甚重不可輕發正言李仲虎身在言
地若知 官寺中間遲滯之弊則所當直為論啓不當浪說以致
下吏之誤傳不無失體難於在職請適崔漢亨亦速罷黜答曰
李仲虎則催促發落私通 官寺崔漢亨則因問直達不容隱諱
予不知二者之失今見論啓如此自有是非故並依允

史臣曰仲虎之言弊漢亨之發憤曲直分明雖從憲府之啓
而護此抑彼以仲虎為私以漢亨為直何好惡之偏一至於
此耶

辛未司諫高孟英等啓曰前正言李仲虎臣等啓請出仕而憲
府以失體論逆仲虎臣等亦未免相容之失請逆答曰勿辭憲
府啓曰諫院既容失體之同僚又不論官寺之弊默無一言循
例辭避至為苟且固難在職大司諫金鯉以下請並遞答曰如
啓○以鄭宗榮為嘉善大夫工曹叅判特命成世章為司諫院
大司諫李潤慶為承政院都承旨李希倫為司諫院司諫權信
為獻納黃瑞為弘文館副校理宋鏞為司諫院正言○日暈
壬申夜巽方坤方有氣如火

癸酉日暈夜月暈

甲戌日微暈夜月暈

乙亥上召對○日微暈

丙子上召對○都承旨李潤慶以衰疾請解劇地不允

丁丑上御夜對

戊寅日微暈四方沈霧夜月暈黑雲如氣二道自巽方至西方
布天昏時而滅

已卯辰時日南有珥申時日微暈兩珥夜月暈

庚辰以李潤慶為資憲大夫兵曹判書特命姜士尚為承政院都

承旨朴淳為議政府檢詳金億齡為司諫院正言○咸鏡道慶源

穩城鍾城辰時日色異常有內外暈內暈周匝之外有珥如環白

色而似乎實日之狀暈內色紅外青外暈周匝皆白色而遠成

虹霓至巳時而沒

壬午 上召對○高城郡守金漢傑上疏陳郡弊其疏曰高城

小介在通川杆城之間巨川經野而過水則沉四外海面而受

風偏多沙土黑墳而陸禾不茂沮如腐爛而水穗不實故茹草

根剥樹皮以為朝夕之給而男無完袴女無金裳無所不用其

極呼號籲天流離中野今日而一家之民也為高城官吏者

其亦忍矣各司之困頓者則必曰高城之民也為高城官吏者

意文引以追捕加城繫以恐赫鞭扑狼藉刻盡膏血而能事

矣夫肆然舍其本心而借利憑藉公事而濟欲者固不足道也

則元徒官吏之罪我勢則然也臣去七月到官取民籍而見之

則元徒官吏之罪我勢則然也臣去七月到官取民籍而見之

致然臣數月弊政豈能便民流亡遷至於此荒園
 其生而後月弊政豈能便民流亡遷至於此荒園
 十民盡於貢賦而况金剛十二利戶而一民之田荒園
 名字巧免其征我則所食者僧以所辦者民也百貢所督叢集
 安得所不困郡安得不弊疾民之困若郡之弊盛一至於此極而
 六寺所供七監兩納率多不產之物一水海魚賈為貢物之貧
 其弊可勝言哉百戶所不堪之賦止侯十戶貢之十戶所不堪
 之賦則必使一戶貢之其勢不得不至於流亡也今若求其蘇復
 上策則必苦一切限年蠲減然後可也伏願 聖下留意焉且
 會薦新或不贖之民何以堪我通川亦城視此郡為富而一年都
 病一何偏也况昔之所產今則獨至於五度所產二也而民之
 致有開封之患若此不堪役而皆懷逃散之心遂使易辦之物
 常產者而廢矣天厨所供則臣恐非徒不能貢不產者並與其
 然則量其殘盛而加減所以供其無而推移今民受一分之賜可
 也伏願 聖下留意焉且選上貢布則如婢殘困比來尤甚一
 年二匹之納尚難况至於七八年之納乎郡自壬子年至于今
 八年之久而納不納積至於二百餘匹必使今日之官吏責納
 後可也其常身之貢相且不納故死於此者過半見存者必納
 流亡者之貢我各司貢物司難為重而國用之所自出也故該
 曹亦以爲重而守令解由之際必先考其貢布之納未納而為
 進退馬是以爲守令者苛督之令始無所不至矣每年催促之
 時誰不以是爲急而以致積年不納者非不督也蓋亦無如之
 何也伏願 聖下留意焉且選上貢布則如婢殘困比來尤甚一
 年漸次而督納則其亦庶乎其可也伏願 聖下留意焉且選上貢布則如婢殘困比來尤甚一

軍之苦此他役充其夫水軍戶其屬於郡其則屬於浦隨其所屬而百役俱萃於一身故郡之逃亡絕戶水軍居多焉一水軍亡而以一族輪代其役一族皆受其害父不能保其子子不能保其弟流離失所者不知其幾人則依亡楚國林木何罪夫郡之有浦昉於何時而民專不知以番價為准役焉為萬戶者亦利其價而聽其不立故有車役則必以番價為准役焉為萬戶者亦利必以郡居者使之至於嶺西八官發差微闕亦必以郡居者使之而出入或未暇恤也而况供億之煩公私之辨微利色自又無常唯乎故奔走諸役小不暇息何暇綠畝易疇以收糴入之資乎浦之設豈徒然哉平罕則以此禍延而流亡日繼其害可勝言而應敵之用而徒以價布代其防禦則所與守浦者有幾人耶然舟檝之用而徒以價布代其防禦則所與守浦者有幾人耶然則寧以郡民之生長於水者擬用於他日而浦之水者寧屬於郡以爲陸軍以郡兵馬鎮水陸並備待其不虞可也不然則水軍亡而郡不可保而防禦之勢亦孤矣末有去根而能摧木者也伏願殿下留意焉嗚呼倉廩之虛竭如此民生之愁怨又如此而貢賦則依舊徭役則依舊進上計依舊以至選上之逃散水軍之流亡烟火離落盡為孤免之鄉其勢必至盡空而後已則其可坐視其空虛而莫之救歟此臣所以痛哭流涕而不暇

○前弘文館校理金麟厚卒字厚之自號河西

又號湛齋長城人天資清粹五六歲時默解文字出語驚人及

長為詩文清華高妙世罕其比人望見其容貌已知為塵表之物也愛酒耽詩休休然與物無競而其志意所存實欲蹈禮義

日宗之... 卷第二十六
四
規矩不敢自弛而不知者或疑其迂濶年踰三十始釋褐為弘文館正字轉副修撰為親便養乞外授玉果縣監未幾遭中廟仁廟之喪傷毀不自持乙巳冬遂謝病歸私第朝廷前後除拜皆不就自家食之後一意聖賢之學思繹講究未嘗少間循循用力以踐其實晚年所詣益精且深留心家禮尤謹喪祭遇時節之祭雖病必親不撓於時俗禁忌教子弟先以孝悌忠信而後文藝與人酬酢不事標飭而至於其所自立者確乎不可拔卓乎不可企善真草筆跡奇崛年年五十一有河西集行于世

癸未憲府啓曰惟新及奴莫同等公事掌隸院行移舉行事特令政院下書于監司此涉於內司細微之務只付之有司自當詳盡推覈何必別定私人與小民爭訟乎妨事體而累聖德莫甚於此前日兩司之論啓者非但為移他官也其意則實在於此向臣等避嫌之時不欲奉行者亦以此也請勿留難亟收下書答曰自昔係於內需司之爭則差遣解文奴子牙非一二

何獨論此事乎前臺諫所啓則內需司啓移他司有違格例故非之而請罪也以依法公事為非則予未知也後累啓不允○以沈通源為吏曹判書安瑋為刑曹參判閔箕為工曹參判柳智善為慶尚道觀察使鄭裕為黃海道觀察使鄭宗榮為江原道觀察使李仲樛為承政院右副承旨李戡尹釜為同知中樞府事

史臣曰天官之喪豈不重大而以通源之麤鄙貪黷反居於此臣竊痛焉

○巳時太白見於未地

甲申上召對

乙酉 上御夕講參贊官李樛曰頃者自上因儒生

裴益

上

疏問趙光祖之為人政院已啓其大槩矣其時玉堂亦欲啓達光祖心事而姑待御經筵之日矣臣以後生不得細知光祖之事矣然今之論光祖者皆曰無邪心只愛君憂國而已遭遇中廟盛際足以致治而趨附者多浮薄淺雜之人變亂法度遂

致人心携貳光祖處之亦難而浮薄之徒反盛竟至禍起不測
至今人咸惜之或者言光祖雖賢後來亂逆皆光祖餘黨也此
說為光祖辨析最難然所以然者光祖之名太重士林推慕故
凡求名要譽者必藉此而成事及其得志之後反背光祖而肆
其心術此豈光祖之過哉臣每與同僚論辨於玉堂故敢啓

上曰趙光祖事予亦知本心無邪只愛君憂國而已其時雜類
趣附終至事多錯謬故中廟不得已罪之今者善善而褒獎

之其趣附之不善者則分辨懲治可也大槩光祖之為人非不
善者也樛又啓曰方今郡縣殘弊守令庸雜皆侵虐百姓故自
上欲痛革此弊或特命侍從之臣以補外任誠昭代美事也然
內與外孰重君與民孰急蘇復一邑此是小惠能格君心乃為
大事徒能慮外而不顧內使在內之臣盡補列郡不但有外重
內輕之失於事體大有妨焉請留念焉上曰侍從之官有補
外任者莊一二自上亦未嘗忘也但必其人然後可以蘇復殘
邑而使隣近守令有所畏戢且欲試其才耳○已時太白見於

未地日暈兩珥夜月暈兩珥

丙戌 上御夕講

丁亥 上御晝講○判敦寧府事李名珪率性過柔居官處家剛斷不足然無忤害之心

戊子日暈兩珥

庚寅諫院啓曰慶尚道在八方最鉅事務繁劇今則海警不息節制防備之務異於昔時加以歲丁失稔救荒之事亦急方伯之任尤當十分擇遣觀察使柳智善素乏物望年且衰耗必不能堪在請適答曰方伯之任承流宣化總治一道所係固重盍慎擇遣乎所啓當矣如啓○以洪暹為議政府左贊成鄭惟吉為資憲大夫禮曹判書命特金鎰為吏曹參判張士重為弘文館副校理

辛卯 上御晝夕講夜對○以洪暹為慶尚道觀察使朴素立

為弘文館修撰

壬辰 上御夕講

癸巳 上御畫講○巳時太白身於未地

甲午 上御朝講大司諫成世章曰近來赴京使臣往來過期不但被阻於獫虜關外一路蕩無人烟車輛未易得費以其連歲凶荒加以兵燹人民流亡故也自今赴京行次方物外如非緊急雜物一切勿買使一行徧易則庶無遲滯之弊矣 上曰近來中原飢饉太甚且有獫子聲息故使臣往還極為艱窘如非不得已之事減之亦可貿易等事在前亦有言之者而國用關重故不得已為之然亦宜量減領經筵事尚震曰頃者伏見憲府所啓解文奴子下送未便之意其言至當其奴婢之彼是此非不能詳知也相訟間事官吏亦何有不盡心者而國家似與小民爭訟大妨事體雖有前例謬誤之舉豈可復行於今日乎其時若命勿送則書之史冊豈不大有光焉已然之事言之無益然恐傷 於聖德也 上曰下書及解文奴子下送事予亦知其妨政害治矣政之所啓欲引君無過之地其意當也下書則啓本回答之事而解文奴子下送亦有前例不得不爾

乙未巳時太白見於未地

丙申 上親傳釋奠祭香祝○夜流星出柳星入天廟星下狀

如鈇尾長一二尺許色白

二月丁酉朔 上親傳社稷祭香祝○日微暈左珥

戊戌 上親傳先農祭香祝

己亥日暈

庚子 上御夜對○以尹元衡為瑞原府院君金明胤為光平

君

史臣曰春年病適通源執政老奸心頗不安故托病以辭時二奸

繼執權柄互相濁亂國勢日孤矣

高敬命為司諫院正言李選為世子侍講院司書

辛丑日暈兩珥上有冠

壬寅 上親傳風雲雷雨山川城隍祭香祝○大提學洪暹辭

職答曰卿辭主文自前祿一二而予不許之者文衡重任不可

輕違故也卿居此職正合物望而今輒欲移勞於新體判鄭惟吉

乎勿辭三辭答曰卿固辭至此當與大臣議處○傳于政院曰
大提學雖不可輕適洪贊成自前累辭今又固辭出於至情可
適與否議于三公瑞原府院君○三公議大學士不可輕適尹
元衡議當初大提學有缺洪暹因朝廷屬望而為之豈至於不
能堪任乎文衡重任似不可輕適但暹自任此職以來累辭不
已今見其辭情甚懇到且有老母詔使若果有難處之事

癸卯 上御晝講○傳曰洪暹累辭主文出於至情固非虛讓

且有老母若華使出來遠接江上之際不無難處之事勉從
辭許適矣其代諭于三公瑞原府院君議啟○慶尚道觀察使
李戡馳啟曰金山居品官李彭宗家強盜突入殺害彭宗其妻
艱難走出從牖後諦視有一人變形易服雜於賊中乃其奴漢
連也漢連等倡率賊黨殺害其主事狀昭著請發遣京官推問
何如永川郡守沈義儉欲作琴斫伐鄉校廟庭桐木義儉敢伐
聖廟之樹固是無狀所當罷黜而其郡品官校生等聚會官門
議黜訓導而生負鄭瑯盧遂等改植他木作文祭告

其文有那
今日再

逢伐樹
之語

齊聲哭臨其志雖曰可嘉不顧等威顯辱土主其事亦甚不中近來習俗日非鄉所之外又有司馬所作一官府雄長一境主張論議公私貽弊毀譽守令亦出其手當今弊風未有甚於此請因鄭瑒等治罪以杜弊源

史臣曰忍伐聖廟之庭樹其罪大矣而反以儒生為陵蔑地主則戡也亦義儉之類也義儉略被貶降旋即收叙遷登內外無不如意善事權貴之效如此

傳于政院曰觀此慶尚監司啓本世俗薄惡士習不美至於此極予勝寒心殺主乃綱常極惡大變固不可一日容於天地之間漢連急速拿來三省交坐窮推明示邦刑留鄉所司馬所為外方巨患橫恣作弊汎濫無狀所當痛治不可例推○全羅道金堤郡民家有牛孕而難產裂而出之一頭兩面相背四目二口四耳二鼻

甲辰 上御朝講大司憲宋麒壽曰永川聖廟前久遠桐木一朝無緣所伐其倅之無識可知矣鄭瑒等所為其志則可觀永

川物衆地大人物富盛有識之士甚多立書院聚生徒其來已久人知禮義士風甚美今者移木而栽之聚奠而泣下且以再逢伐樹之語至比郡守於桓魋其言雖似過激豈以此為罪若若因啓聞而重治之則臣恐士氣摧沮也司諫李希儉曰在簡儒生之事非豪強品官之比也如是治之似為太過矣上曰近來人心風俗薄惡日甚以奴殺主綱常大變至為駭愕永川之事雖因郡守失道而如是然見其啓本則習俗似乎不美恐有後日之弊故令其道推之矣該司當斟酌處之○上御晝

○夜月暈

乙巳 上御朝講獻納權信曰今觀永川司馬所之事大關風俗至為不美然常時朝廷荒廢不修不知起敬故至於所伐其樹此亦訓導非其人而然也外方訓導以生負進士公薦差送如有成效例即陞叙必有所勸勵而盡心矣領經筵事尚震曰近來人心極惡風俗大敗子而殺其父者有之奴而戕其主者有之誠非細故黃海道賊黨則朝廷別遣武臣捕獲而猶不畏

我至於射殺官軍奪其黨而去極為駭愕自古國家以人心持而至於如此自上留念幸甚上曰近來累有綱常大變盜賊熾盛亦至此極皆由教化不行之所致也徒切傷嘆而已啓意至當○日有兩珥夜月暈

丁未 上御朝講○上引見黃海道觀察使鄭裕成川府使尹

緯教戒而遣之

戊申 上御夕講

己酉 上御晝講

辛亥 和奴漢津鄭介叱同伏誅 倡率賊黨殺其主李莊宗也

癸丑 夜月暈

甲寅 上御夕講○憲府啓曰前永川郡守沈義儉敢伐學宮

久遠桐木至於顛壓明倫堂已為無識欲掩其失瞞報監司以

致啓聞尤為無狀請推考治罪本郡司馬所留鄉所校生等所

犯現出於啓本者只移植他桐樹成羣私奠雖為詭激如聚會

官門熟送師長等語只出於沈義儉牒報之辭故該曹已分辨

回啓但據定其罪抵於全家之律則有乖自上酌中之教物情
極為未便此事雖微有關一道見聞請令監司備細推閱酌輕
重啓聞施行荅曰如啓

乙卯 上御思政殿親試弘文錄及製述被抄文臣兼講試儒
生

丙辰 上御晝夕講

丁巳 上御朝講大司諫成世章曰頃者左贊成洪暹懃辭主
文之任議于大臣而命適矣然大提學乃文衡重任而又曠未
差極為未便大抵此任人豈有自以為我能擔當者哉辭之雖
切不宜輕違暹有老親率使出來往迎江上暑間母病馳還則
不無窘迫之患故以此為辭而求適此言未便假有華使出來
以一時文學之人往迎有何不可而必以大提學為遠接使嘗
之也臣意必洪暹仍任然後可合於物情夫人才成就難求於
倉卒不可不預為培養自 上留念宰相之列有養望可與文
衡者及年少文官有將來者十分勸獎使之成就為當雖有差

質學問若不該博則未有能文章者也是以 祖宗朝將巨秩之書使之慣誦自 上時時考講故人才有所成就今也不然自上雖留念而在下之人專不體奉或以律詩之作為事勸獎之意安在 上曰左贊成擬辭期於得請牢拒為難而收議大臣則皆以為不可輕違今則又以親老固辭故收議于大臣而議雖不一其間亦有可適之意故命適矣鄭惟吉曰畠山弟晴秀前者奉其國命討賊時所得印信送來曰此是 大明之物歟抑貴國之物歟以兄曾通好於貴國故今乃送之云云臣意此必欲要功而以此為奇貨若不知其然而受之則他倭觀望不無奪掠邊將之印而要功求利者當示我國初無見欺之意以折後來變詐之術何如 上曰此事處之實難受之則不無後弊不受則似乖交隣之義議于大臣而處之○上御輪臺

戊午 上御夕講侍講官安方慶曰臣聞 山陵都監水軍價布每人徵二匹不勝冤悶而僧軍則一寺之中皆有奉足出給米糧而國家以僧軍為無依既給糧料又給賞布愚民咸謂獨優於

僧軍而薄於吾民雖國家本無厚薄於彼此而愚民之言如此故
敢達 上丕答○夜流星出牛星下入東方天際狀如鋒尾長一
尺許色赤○慶尚道安東兩電交下

己未 上御朝晝夕講

庚申大提學鄭惟吉

詞章雖若可觀學問之功闕如也

辭文衡之任不允

壬戌日暈兩珥冠白氣自左珥射出至卯地而盡

癸亥以李希儉為承政院同副承旨安方慶為司諫院司諫高孟
英為世子侍講院輔德

史臣曰孟英稟性輕佻其於輔導之任未見其所益而適足以
招損則養成國本其可望乎

陸詹為弘文館副應教○夜巽方坤方有火氣

甲子 上 御思政殿講試周易吏文漢語被抄文臣○清洪道洪
州地震

乙丑 上御夕講

丙寅 上御夕講夜對

三月丁卯朔

庚午 上御書夕講

辛未 上御思政殿講試專經文臣

壬申日微暈

癸酉 上御朝講

甲戌 上御夕講

乙亥 上御晝講 上謂參贊官姜士尚曰官寺之任但當守門

傳令掃除而已近來至於是非朝官頃者以其婦奸淫事至於

擊錚且於掖庭敢發難言動搖宰相歸咎該曹至為不當故已

令推考矣長番內官禹漢英不知法律而乃言宦官妻當依士

族例論斷而奸淫者杖八十律陰奸宦官妻者杖八十漢英妾議之不知

法典而妄為喧說亦非矣此宦亦當並推欲傳教于政院而使

之詳知故言之耳在前是非朝官者皆被罪矣此人之事今又

顯發其推考治罪士尚曰 上教至當宦官但當守門傳令而

已如此之事豈所當為乎至為駭愕問左議政安珰病重大臣

病重則例有自 上問病之事臣與院中同議故敢啓

史臣曰士尚既承 上教則所當洞析宦寺驕縱之失辨明
是非以杜他日擅權之漸而只以 上教至當仰對而已則
其於承顧問之道大有愧焉

上曰左相醇厚固執必以呈辭為未安而不敢為故予亦不知
病勢之如此頃日經慈領相言之然後始得知之若問病則恐
起動有妨於病故不為矣啓意如此問病可也○上遣右副承旨柳
昌門問病于左議政安珰曰卿於近日久病不出未詳病證今聞
腫毒未易差復卿當安心調理曾欲問病而慮卿勞動故未果
爾安珰曰小臣位至崇品 上息固極而今又問病尤為惶恐
臣病乃毒腫恐未易差也但願愛民從諫而已

史臣曰安珰臨死之言正是格言然其規諷雖切徒舉循例
之言而何不論當今切急之弊乎宦寺僧徒實當今為治之
疵累則極陳無隱庶幾開悟可也而終不能為可勝嘆哉
傳曰聞左相氣絕予失大臣驚悼不已明日迎勅固不可為之

然其令禮曹速考前例亦議于大臣若可退行則更擇日○領議政尚震議伏見禮記諸侯相見不得終禮者六而大臣之喪不與焉今此迎勅之禮重於諸侯之相見則固不可停退况勅書已到近都郵亭使留過數日尤為未安明日仍行不作鼓吹似當右議政李浚慶議今於大禮之際適值大臣之卒宸念震悼欲停迎勅允合情禮但帝命聿臨已歷近垆今若停退則必將宿留郵館咫尺皇息恐似委諸草野亦為未安去樂行禮似合於義若國內應行緼儀則量宜停輟惟在聖斷上從之○左議政安珰奏珰性恭謹儉素奉公不懈常以禮法檢身人有餽遺雖一芥不取亦未嘗折一簡書以要私焉居家清貧薄於自奉事兄盡禮終始無間又精於醫藥以活人為務人多賴之疾革處於正寢不死於婦人之手及其蓋棺斂襲衣服尚不得充聞者莫不嘆服但臨事多滯識者短之又不免軟熟浮沈之態

史正曰珰謙恭清慎不事羸餘位至三公又不為子弟求官

前其歿一歲兵曹知其如此始官其一子人或稱之然恐忤
權奸一聽其指揮不少違異時論鄙之

丙子

上迎勅于慕華館

刷還

唐名故降勅

停本國賀禮及舉樂

左議政安
玠平政也

○憲府啓曰臣等謹按五禮儀為貴臣舉哀條禮曹

宣攝內外各供其職云此禮近雖不行其重大臣之意據此可
知勅書在近雖以停留為難闕門迎勅亦有例昨者大禮臨迫
大臣卒逝凶問之發已在初昏為該曹者當從門隙趁即啓稟
使舉動得中情禮俱盡可也而茫然不察若無聞知及自
下問之後徒委之於收議了無處置之事為郎廳者亦不即來
聽傳教以致稽緩事多顛倒極為非矣禮曹堂上郎廳請推考
答曰如啓

丁丑 憲府啓曰展謁先陵實出於孝思固宜以時舉行但今

大臣卒逝纔經十餘日遽為遠幸已為未安而春節已晚農務

方殷經宿而行實非其時且 先陵山谷綿亘草樹茂密惡獸

之害比他 陵尤甚侍衛之人徹夜露處脫有攬傷之患則豈

不有妨於齋宿况奉 先殿齋室與僧寺連構實與僧居無異
今若御宿於此非徒遠近駭怪繼徒之誇詡張皇無所不至則
亦豈不有損於 聖德臣等又聞自 成廟以來未有齋宿於
此室之時已近百年雖或溫火修補鎖閉以空之憂卒然經宿
殊非慎保聖躬之道揆諸事體亦甚未安請令該曹俟農隙
預為宿所以定臨幸答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拜謂 祖宗陵
寢固不可緩而予於十六年間一不拜 光陵常懷未安自前
定計非一而皆因有故迄今不行累欺在天之靈尤為未安今
定此行本非偶然固不可輕改而雖大臣卒逝已過旬日為
祖宗大事其敢停之哉 奉先殿齋室齋宿予考前例可為之事
故定之矣况在 中廟朝乙酉年三月幸 光陵時下議于大
臣其時大臣以齋室齋宿為當齋宿齋室已有前例今獨不可
宿於齋室耶若一日内往還則路遠夜深亦不可也且齋室與
寺連構緇流誇詡張皇等論予未知其穩大事已定固不可進
退故不允

庚辰 上御夕講

辛巳 上御晝夕講○藝文館提學吳祥啟臣自少了無所學

偶占一科而加以虛勞心熱精神思慮無復完全無意從事於學

問以及於老境今者藝文提學之任實是文衡之亞銓曹乃以

臣名備望至於受點文翰重任固不可授之非人請亟命適

答曰卿若不合銓曹豈為注擬乎勿辭再辭不允○日暈

癸未夜流星出大陵星入乾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一二尺許色

白白雲如氣自良方至坤方竟天良久乃滅

甲申 上御慶會樓下親試文臣製述武臣射○日重暈兩珥

日上有戴

丙戌以成世章為司憲府大司憲李掾為司諫院大司諫李彥

忠為弘文館副提學睦詹成義國為司憲府掌令金百鈞為弘

文館副應教時金百鈞高孟英權信趙德源李翎李重慶趙光

大夫之不附已者陰李遴李翎為司憲府持平黃琳為世子侍
中毒之人皆則日 講完文學金億齡為司諫院正言

史臣曰是政也以驕愚之李樛授謀長之職以邪諂之百鈞置論思之任如是而欲望其袞職之無闕君德之成就豈不難哉夫用人之際注擬之權專在銓曹其任重矣而以通源之嗜利無恥患得患失之人付以是柄無怪乎互相締結而推薦也

丁亥日暈

戊子日暈夜巽方如火氣

己丑憲府啓曰來二十五日

奉先殿茶禮後仍齋宿齋室事

已定矣但齋室與梵宇連構齋宿之時僧徒若仍在寺內則異類逼處御所已為未安亦妨清齋靜肅之道居僧等請令先期出寓外處此實行宮內事布營使必處置而日期已迫尚未稟命故敢啓諫院亦啓答曰如啓但陵寢寺內不可盡空晝則盡出於外夜則二三僧守直無妨

辛卯

上幸奉先殿行茶禮後仍齋宿于齋室

殿乃御容世祖大王御容奉

安之所也

壬辰

上具駮布烏犀帶行祭于

光陵如儀○傳于政院曰

予初幸遠陵多役農民欲減今年之稅其言于戶曹且道路造橋處頗多今方農時民困於修治其可仍在處勿撤以濟行人似當且各處排設所用長木必皆出於民力若不還給則可移置於該司以備後用量減貢物○戶曹判書吳謙等啓曰橋梁京畿各官排設不可盡除其稅至於揚州先王陵寢所在之地只除揚州今年之稅何如傳曰知道○上具戎服御馬以還至小晝停以風亂馬驚乘輦還宮

乙未同知中樞府事尹釜卒釜踈散無拘檢位躋二品而常步行街路間似若不屑於邊幅者而內實吝嗇兄弟親戚之間未嘗通財識者鄙之

四月丙申朔日交暈冠兩珥色內赤外白

丁酉大雷電雨雹○傳于政院曰林川郡守趙溥侵虐寺僧無所不至所當隨現治罪自祖宗朝慈殿右寺刹何代無之頃因本郡普光寺僧以郡守侵虐無度訴于本宗本宗牒報于內需司啓稟慈殿遣中使擲奸則其事不虛而中使發還之日

溥發怒益甚欲置寺僧於死地殘傷亂打其罷職慈殿命道中

普光寺頑僧中使入啓故也官寺僧人皆得時縱恣無忌交相保護中外憤激

史臣曰人君為治出於光明正大故暗昧之言無得而入私偽之事不容於其間今者趙溥之罷果是公耶由曲徑而真偽未形憑刑餘而是非難辨則下情之疑言官之論所以激也

○開城府京畿揚州利川富平兩雹大如榛子安山兩雹雷震松木清洪道准新海美新昌兩雹大如榛子慶尚道金山開寧兩雹交下

戊戌諫院啓曰伏覩昨日傳教之意極為懇惻固不敢容議於其間但情理之所不到則疑怪必至林川郡守趙溥以有識文官豈不知父母君臣之義而慈殿既以侵僧為不當遣中使摘奸則可知獲譴於君父當負罪省悔之不暇豈反怨訟已移怒侵僧遽加於前乎此臣子之情斷不忍為也安知寺僧之不愜於主倖有此溢毀構陷之事乎如有一毫之有犯於此者罪

豈直罷而止哉姑命推覈審得其狀然後依法治罪則伏罪者亦無辭矣今事情未露直下罷職之命豈不有累於光明正大之治乎一郡守之罷固不足惜而有乖於事體見駭於物情其大請亟還收成命○憲府啓曰臣等伏見昨日傳教之辭林川郡守趙溥之事至為駭愕人臣於上命之事少有違拂不恭之端其罪大矣至於發怒則非病狂之人所不忍為也趙溥之侵僧未知因何事而中使承 慈旨摘奸之後亂打僧人亦未知

因何事也信若因摘奸移怒僧人則雖重治其罪未為不可但僧徒恣橫之弊在今最甚小或不愜於己便懷構陷之計乘其事端可疑之跡巧辭叢訐以售其術今者普光寺僧人之訴情偽未知其何如而從旁蹊得達于內已為清明之累又因中使之隨聞轉達不問趙溥所犯之情狀遽命罷職非徒大妨政體將啓偏聽生奸之漸物情極為駭悶請趙溥姑先推考知其所犯然後罪之答曰予非聽僧人之言而如是也趙溥常時侵虐寺僧 慈殿遣宦官摘奸所訴不實及即捉致訴僧淺傷亂打此

宦官所親見聞之事也小無可疑今雖推考掩過飾非人之常情
若曰不然則其可棄耶斟酌只罷故不允後累啓不允○清洪道
永春狂風大作雨雹大者如鳥卵平安道殷山雷風大作雨雹交
下樹木摧折

己亥弘文館副提學李彥忠等上劄曰人君命令必出於光明
正大然後政無疵累人不疑怪而治體有所立矣若由旁蹊而
得達情不暴露而加罪則豈厭於遠近之瞻聆哉臣等伏見命
罷趙溥之事不能無惑焉臣子之敬畏君上常情之所必至憤
人訟已移怒示虐是豈臣子之所可忍為者乎緇髡之告許既
不知真偽宦寺之見聞難保其盡信推究其情虛實可見而罷
黜之命遽下於問覈之前是王官之進退惟在於桑門北寺而
不由於朝廷凡在有識孰不寒心朝政之出入只係於喉舌人
主之罪人當付於有司內需之擅達實非治世之美事特罷之
命豈不為偏聽之大累乎雖在小民猶宜辨實俾無冤枉況於
士類之人而不曾覈情遽加罪責可乎至於惟新奴婢之事自

有該官可辨曲直而至遣解文奴子與民訟辨亦豈得正大之體乎且國家公道惟在科舉初不閱實而削之又因自訴而復之旋削旋復有同兒戲政體顛倒孰有甚於此哉邇來災異疊見繁霜暴電並臻於正陽之月豈非人事之未修疵政之尚多歎伏願 殿下益恢光明之德更勵修省之道使政事彌令一出於正則國家幸甚荅曰寺刹仰屬於內需司凡公事出入自古為之今者趙溥之失既已再度移關於監司而承傳色承慈殿之教摘奸干其官受辱而還大妨事體予豈忍默哉予意盡諭於荅兩司矣惟新奴婢事遣解文奴子自古恒規何到今有同新為之事而論之我方今奸細之徒詐飾頗多明正分揀有何大妨乎頃者復科之事與大臣議之領相與領府事之意同故為之耳劄意知道

史臣曰 慈殿為一國之母處深宮之內外事非所知也乃密遣小使來往桑門曲採僧人構陷之言遽罷守令乃以弊政俾遺嗣君後世何觀焉

庚子 上御晝夕講

辛丑 上御慶會樓下宴畠山殿使臣

壬寅夜白雲一道自乾方天際至異方天際橫布月上濶一尺許漸移東方而遍天月微暈流星出天津星入北方天際狀如瓶尾長三四尺許色白光照地

癸卯日有兩珥

甲辰日暈

乙巳 上御慶會樓下引見宗親及儀賓試以講經製述投壺賞賜有差○日暈

丙午平安道江界雨雹交下

丁未 上御慶會樓下引接宗親及儀賓觀射用女樂射畢賞賜有差

戊申成均館儒生柳希霖等千餘人上疏曰臣等俱以草茅濫巾國庠竊廩朝夕雖無學術之明其於邪正之間辨別素矣吾道日衰異端日盛慨然痛憫至於垂泣者亦有日矣今者又聞林

川郡普光寺僧訴其守趙溥而殿下命罷之臣等言及於耳
憤激于中聚首橋門不能自噤敢達微衷冀回天聽趙溥之與
僧徒其所起嫌之端臣等未嘗知也第未知冕旒之下達此言者
何路殿下之馳遣按覈者亦何使耶書日出納朕命惟允人君
出納之喉舌豈可以不謹乎然則殿下之喉舌只在於政院
而政院之所未啓殿下知之殿下之所遣使政院不知嗚
呼此姦偽之所以進邪僻之所以行也以殿下聖明豈有如
此之失乎是蓋慈殿之命而殿下誠孝出天奉順無違故
邪說入而莫之禁中使馳而莫之禦者也雖然政豈有二門乎
黜陟之典不可亂也慈殿非垂簾之日而遣中使於外是
政有二門也守令在監司之考而黜廢出於緇徒之訴是黜
陟之典亂也臣等豈私趙溥而言哉為聖治疵累而悶之也
緇徒天地間邪種宦寺人類中陰物陰邪相遇互為聲勢其
與正人君子為敵為仇必欲陷害而後已者乃其情也則假令
百直在溥千曲在僧中使豈肯捨其同類而伸溥之直於殿

下哉 殿下祗信中使之奏而罪溥是使僧徒乘幸而益煽其

鳴張之勢者也長此不已則將恐後日之通內需附中使得售

其陷害者茲特守令而已安知締結中外根據肘腋潛移威福之

柄恣行狐鼠之奸排擯士類殆無虛日者有甚於今日耶 殿

下其不念及此耶嗚呼方兩宗之復立也臣等固知其漸之所

及者必至於此故抗疏致忠以空館學誠不足以格天力不足

以回天莫不可圖至於今日則臣等之罪萬死何遑致令僧徒

無所忌憚橫肆不已小有嫌隙輒訴官闈書生因此而被刑

儒生與僧相詰士林之氣脉摧折矣春官又從而見凌禪宗判

於禮曹殿呈大着名署朝廷之體勢頽靡矣甚至矯成內

札僧性清偽造慈獄以抵方伯則侵上

之辱亦及於九重矣今茲之變胡為極矣上而九重下而朝廷

尚有如此駭異之事則一守令之被陷無足怪也嗚呼士林國

家之命脉而摧折如是朝廷政事之根柢而頽靡至此九重夫

尊嚴之體守令受凌制之辱驕恣之狀一至於此而 殿下猶

不覺悟反加庇覆臣等未知 殿下之國事將稅駕於何地耶

近年以來飢饉荐臻生民失所天災疊見物變層出 殿下之

軫念宜不遑他事而汲汲於僧徒之所訴不咨於朝廷不歸於

有司直罷守令少無寬假 殿下之於僧徒可謂厚矣獨不念

國政之大傷者乎予非崇佛之言 殿下已教於前日矣臣等

聞之尚盈乎耳今者愛護僧徒若此其至則 殿下前日之教

何地可驗殷鑑不遠昭載方策以佛而亡國者古今一轍豈

殿下之念不警於此乎警之而反崇其道 殿下之心終未敢

知嗚呼一僧媒孽多士縮頸扼腕悲憤束手何為坐見吾道晦

旨無餘 殿下於此不及惕念則禍福存亡之幾決矣豈不寒

心伏願 殿下除惡於未遠慮患於方來革兩宗告訐之風社

內需私通之路使命令出於政院復逆由於政院培植吾道沮

抑異教僧徒自戢不得售其奸術物情解快有歡欣相慶之樂

則宗社幸甚國家幸甚答曰趙溥事自古 慈殿遣中使于寺

而內需司之察桑門公事亦非今始也予豈為一僧而治守令

乎近來人臣不無凌上之習亦有枉殺無辜之風故欲矯此弊而
已予意近日盡諭于臺諫侍從諸生亦豈不知哉疏雖出於扶吾
道事有關於後弊故不允

史臣曰 慈殿之遣中使內需之察桑門皆非光明正大之
行政則何必曲為遁辭以拒臺諫侍從之論而又不納儒生之
疏乎其強辨飾非也如此可勝痛哉

○以柳承善為世子侍講院弼善安給乙巳鏡道士林之禍餘被謫

推妻女既何放還 授職 職 職 首 郵 之 為 刑 曹 正 郎

庚戌憲府啓曰史官之職為仕至重當直上下兩負則固不可
一刻退休也負亦當勤仕本司撰記時政如有當直負有故則
便即代直乃其常事而懶慢之習近來滋甚非徒當直之負不
待其代而徑自出歸本司之負專不仕進以致政院無史官此
實前古所未有之事極為駭愕請稱病徑出檢閱柳思新罷職
其餘不仕人負並推考且凡下官之勤慢係於上官糾檢與否
奉教尹承慶不能檢下之責尤重請罷職史官掌記時政故凡

敷奏復違之際必使參聽者其意深矣政院於頃日請推柳思
新等之時既無當直史官則當待其他史官之至而不計史官
有無徑自啓辭此實前所未聞所失關重極為駭愕色承旨及
都承旨請並罷他承旨並遞答曰柳思新尹承慶罷職不仕人
真推考治罪事如啓色承旨都承旨及他承旨以未及致察之
事至於罷適似過故不允並推考再啓不允○成均館儒生柳
布霖等上疏曰惶冒天威伏竊兪音及承聖教尤增痛哭中
使往來寺刹前世疵政而殿下視之為恒例內需交通桑門
危亡大機而殿下自以為非今始也祖宗之懿章義法
豈無可師可效而事有鼓邪類之氣媒後日之禍者則乃曰夫有
所受之耶惟我中宗大王即位四十年間在寺刹則有破撤
之舉於僧徒則有刷逐之命其所以闢異端扶吾道者實後
王之龜鑑聽僧徒之訴罷字牧之官我先王亦莫之行也事
本於正政出於公然後用刑者不濫朕罪者無怨以僧而陷主
倖則是陵上之習長也由僧而黜守令則是枉殺之風啓也

殿下既知臣等之䟽出於扶吾道而非私於一郡守則何為不用而遂其非文其過乎嗚呼臺諫言之而不從侍從論之而不聽將並與草野之公論而逆耳焉則危亡之兆已著顛覆之禍將至臣等復何言哉伏願 殿下勿憚能改快從公論排抑異教用手輿望則 宗社幸甚吾道幸甚荅曰 慈殿遣使自古通行之事而人臣陵上之罪豈徒以涉於緇髡而不治乎予意盡者不允○平安道江界暴風雨大作屋瓦皆飛兩霄大如榛子

辛亥諫院落曰史官常在政院凡出納命令之際必參聽而輒書之者非但傳信後世亦以防弊當時頃者政院啓辭之時不以史官為重而徑自獨啓一時之失有不暇計將來之患何可勝言若長此漸躡而行之則他日雖有機關之重事至於獨達而人莫之知也六承旨請並命罷職垂戒後日荅曰並適之不須罷職故不允○以魚李瑄為承政院都承旨李文馨為左承旨姜昱為右承旨李仲樛為左副承旨李友閔為右副承旨安

士雄為同副承旨尹毅中為禮曹參議陳寔為刑曹參議洪天民為司憲府執義

壬子 上御夕講檢討官朴素立曰趙溥事不問其罪之如何

還命罷黜臣等竊恐僧徒以罷黜之權柄自以為已出也豈非

庶累乎 上曰趙溥事雖令推考無加減之事故臺諫侍從論

之而不允矣溥於 慈殿遣使摘奸之時亂打僧人甚無狀故

命罷矣

癸丑 上閱武于慕華館

甲寅日微量

乙卯憲齋啓曰國家公道只在科舉一事而奪之與之小或不由

公論則其端一開未流之弊殆不可救前日慎思獻削科之時

戊午年別試思獻與鄭士龍交通預出殿試策題借述於他人待參第二物議宣騰竟削科因其子陳訴命收廷議前日以爲

可削者皆以爲可復唯右議政李因公論激發至收廷議而罷

浚慶以爲不可上從可復之議 之尚無曖昧情跡今者還因其子陳訴還復已削之科略不難

慎有同戲事非徒政體顛倒科舉公道自此大毀將無以為國

豈不寒心慎思獻請勿復科谷曰慎思獻事近者已議大臣定之何必紛改乎今若改之亦同戲事故不允後屢啓不允

史臣曰慎思獻削科之事實一時公議之所定則不可以其子之訟寃而改之也明矣大臣變易其辭臺諫掩置其事至於復議已定之後始出而爭之以是謀國其何以定國是乎可謂具臣也夫

史臣曰國家公道祇在於科舉一事而用私之術至試於大庭之策豈不痛哉其初則鄭士龍利其貨財其終則沈通源李揆輩教誘其子弟陳疏復科而在言官者終莫能矯其非可謂國有其人乎思獻三家之奴也及其得志乃與檢小之輩出入於其門傾軋士林無所不至痛矣哉

丙辰私奴金義伏誅金義溫陽居金叔謙之叔謙嘗杖其父

戊午謙叔謙之子鑲呈狀于木道監司監司及監推守令等不為明辨放上御夕講○傳于政院曰前載寧郡守李楫中官外舅

謀之兄為入多謀多有善政載於昨日載寧居民李傑擊錚之辭李傑

于關內云郡守李楫興學務農省刑薄賦視民如子盡情救荒
民皆視如父母頃得小疾遷呈辭狀上來民皆哀問周極云
又有郡民等上言郡民駕前陳訴民心之瀕留出於至誠特加一資以

勸善政又仍本職以慰民望

史臣曰楫之善政未有所著而只因郡民之訴遂授重加是
爵賞之權出於避裔小民之手又何以禁詐偽之漸乎噫
當時任耳目者豈不知此弊而察無一言其怵於勢焰也如是
夫

○傳于政院曰近年以來官吏慈祥者小奸濫者多視民命如

草芥民冤滔天極為寒心觀此禹鳳前長淵縣監濫刑之事縣民裴大軍因杖致死

本道監司鄭裕初以濫刑事狀不分明馳啓今以刑推得情啓請吓

當依律痛治而刑曹以勿推放送回啓極為不當依監司啓請改

成公事事言于刑曹○以許擘為工曹叅議睦答為承文院判校

皆特命也盧禎為弘文館直提學柳順善為典翰趙光彦宋賀為司憲

府掌令成義國為弘文館應教姜克誠為世子侍講院文學朴

謹元為弘文館副校理

巳未 上幸成均館焚香於大成殿仍御明倫堂親試儒生製述
居首生真李山海真赴殿試

壬戌禮曹請修溝壑淨阡陌審理冤獄掩埋路骨等事依例舉
行傳曰今年春夏雨水適中耕種得時而至于近日旱徵已成
予慮方切曾欲言祈雨之事而見此公事當矣予閱雨之意政
院知悉○以李世琳為司憲府執義洪天民弘為文館典翰柳順善
為議政府舍人李拭為弘文館修撰朴啓賢為滿浦鎮兵馬僉
節制使

癸亥摘奸于刑獄傳曰觀此摘奸單子罪人多至一百五十餘
人在平時尚不可滯獄况當悶旱之時乎言于刑曹斯速辨決
○以李希儉為承政院同副承旨

甲子 上受常參御朝講然贊官李彥忠曰近來紀綱解弛自
便成習人不知敬 上之禮如行幸還宮之時大駕未下而扈
從之臣旋即散去至於國忌之日閭巷小民絲竹不絕豈不寒心
以頃者左相安珪卒逝之時都城之內遊宴動樂者無異平時

恬不為恠玃也非徒位高之人乃一時賢相則人心宜嗟嘆不已而
後恣無忌乃至於此風俗之薄可勝言哉如此之事令該司糾整
何如 上曰士習風俗日以偷薄皆由教化不明之致夙夜傷嘆而
已

史臣曰人心風俗必有導迪之方然後自無不義之習矣今安
玃之季遊宴不絕無乃平時無見德之事而人不愛慕者耶
未可遽諉於人心風俗之薄而欲以法律繩之也此極方在
殞而上無震悼之念乃舉宗親之宴則其於無知之民也
何誅彥忠之論可謂不知其本矣

○傳曰旱氣漸熾悶雨方切祈雨祭次第舉行之事言于禮曹
○上御夕講○知訓練院事張彥良卒形貌魁偉望之可畏居
官臨人清嚴自持又粗涉書史士大夫咸取之

五月丙寅朔以旱禁酒

丁卯遣兵曹參議柳潛如京師賀聖節兼謝恩

謝降勅

○傳于柳

潛曰大明會 六及封太子事聞見而來○政院啓曰近來

闕內擊錚之聲不絕自

上每令勿推其所以慮民寬而欲伸理

之意至矣然以不緊之事紛紛擊錚非徒闕內不嚴今日駭愕之

變上拜表將表舉有尺地實由於此請自今闕庭擊錚者勿問其情依

律治罪守門將亦一一推治以絕其弊傳曰如啓

史臣曰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夫擊錚

之弊雖所當防而民情之冤亦所當察今日勿問其情則亦異

於俾民自盡之道矣

○兩司啓曰近日擊錚之人非有切迫冤問而亂入闕庭略不

畏忌人心頑詐至於此極已為寒心今日大禮未畢小舉尚駐

庭中百官祗肅鞠躬之際長湍一小民截踪匿跡變著軍士之

衣突入天威咫尺之地良久擊錚驚動天聽聞者莫不悚

慄此人之罪固有定律兵曹都摠府專掌清肅闕內之任雖常

時固當嚴明禁察况當大禮致有此變方擊錚之際亦當驚惶

顛倒捉出而恬然不動相顧退立其為衛侍之意安在今日入

侍兵曹都摠府堂上郎廳請並下禁府推治且如此之事出於

啓率則凡為侍衛將士所當奔走禁抑而恬然環視亦不為無
罪侍衛諸將及宣傳官司禁請並推治答曰今日之事果為駭
愕然事出倉卒兵曹都摠府豈能及察乎已命推考何至於下
禁府乎不允侍律宣傳官司禁等推治事如啓○傳于政院曰
擊錚之人予意以為軍士而今見兩司啓辭則長湍一小民藏
踪秘跡變著軍士之衣至於佩劍突入云實為駭愕恐或不無
教誘之人也其令禁府並察而問之○舍人以大臣意啓曰今
日有人突入乘輿之傍驚亂擊錚此前古所無之事而左右侍
衛將士及庭排軍士無一人呵禁他日脫有非常之變將誰恃
而護衛耶其中如司禁之輩其職專為此等之防而執杖列侍
徒為文具不知捍衛請侍衛諸將及司禁庭排軍士率領將等
並推考治罪其擊錚人亦下禁府推鞠以杜將來之弊何如答
曰啓意知道侍衛諸將以下推考事既命之矣○禮曹與大臣
同議以文章養望宰相尹春年等十三人及加抄製述文臣李蘧
等二十五人入啓仍以大臣言啓曰宰相之人皆已成材登進今

若使之講誦或為庭試則有好事體臨時 上裁勸獎何如傳

曰觀此書啓人負皆為無妨然德行本而文藝末也當精選才

德兼全者言于大提學鄭惟吉

戊戌兩司啓兵曹都摠府請並下禁府推治事答曰下禁府似

過入侍兵曹都摠府堂上郎廳並適之○以金明胤行已不處事處

判李楨為兵曹參議李彥憬為兵曹參知李遜為兵曹正郎趙

德源為司憲府持平德源輕快淺薄之人李拭為兵曹佐郎

李後白為世子侍講院說書沈通源宋麒壽鄭惟吉為五衛都

摠都府都摠管

已巳兵曹判書金明胤三辭不允

庚午禮曹判書鄭惟吉辭兼帶都摠管命適之○平安道德川

兩電交下大如鳥卵小如大豆

辛未傳于政院曰近來人心風俗薄惡日甚殺主綱常之變不

絕指金義等事而北方叛奴黃熙正欲害其主上京潛伺變幾不

絕指金義等事而北方叛奴黃熙正欲害其主上京潛伺變幾不

測闕庭擊錚之風大成而畿甸小民欲留其倅變服佩劔犯駕
驚動治人病而故殺孩兒割人肉而潛投井中至於無賴之輩

屯聚街巷之中亂打春官別監

端午日東官別監補千環未請于侍講院曰今豈賜送物于賓

客元繼險家路遇兩班之徒迫令角戲之戲怒其不從毀裂衣笠三破回謝之文云講院啓請推考其人等蓋千環先自打辱

儒生而瞞 是何等風俗耶雖士大夫家奴若曰某家之人則固

不得如是况掖庭別監耶其窮推痛治事言于刑曹今後角能睹

博踏橋

正月元日民間博踏橋十一二橋以爲一

等事令司憲府禁

斷

癸酉 上親傳祈雨香祝

甲戌日暈

乙亥傳于政院曰方當長養之時旱魃斯虐京師不雨已至二

旬予以寡昧誠不能格天德不能弭災夙夜悶慮罔知所措災

既切迫避殿減膳撤樂以存憂災修省之意審理冤獄毋滯囚

固事諭于京外罷散收告身人負等並為書啓○上避正殿

丙子 上御朝講獻納權信曰近來人心頑詐風俗薄惡皆由

於法不明而紀綱不立故也東宮賜送之人被打於無賴之徒
至於裂破回謝之文雖朝官家奴有所忌憚而不敢况闕內人
乎此吓由來者有漸矣前者漢城叅軍朴栽杖別監至於罷職
其後汲汲收叙無懲戒之意故人皆玩法以為尋常終有駭愕之
事若用法嚴明則豈有如此之弊哉罰一人而天下懼惟法可以
制人心矣

史臣曰權信麤鄙陰險諂事李樛致位顯秩於經席之上不能
陳掖庭之人縱恣之狀反為諂媚之言且導君於任法之地其罪
大矣况朴栽杖別監之事則別監之父得罪而將受杖於漢
城府別監署凡人之服願代其父受杖朴栽不知其為別監而
杖之別監反訴朴栽而至於見罷物情皆以為曖昧雖收叙有
何不可而信也反為逢迎至此耶噫以如此之人而授耳目之
責今之國事可知也夫

上曰近來紀綱板蕩王言不行前叅軍朴栽無收叙之命而遽
請差任自上亦以為未便而終有亂打東宮別監之事風俗至

此可勝嘆哉此皆由於上下不能明教化立紀綱故也大司憲成
世章曰法者輔治之具而已紀綱云者亦豈威嚴之謂乎必以
禮為主下敬上賤尊貴然後等威自然明肅矣角觝之戲只是
小兒儒生之輩不知闕內人不可犯之意而為之矣上曰古有刑
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之語國家之刑法亦不可不用也
領經造事李浚慶曰近來旱氣太甚日夜憫念人君遇災無事
不為自上於政事及宮闈聽言之間一出於正以應天意何
如載寧郡守李楫善於居官臣亦聞之但因小民擊錚而遽加
爵賞似為未便楫則雖所當賞而擊錚人固當治罪其時無論
之者故後有金有賢擊錚之變上曰災不虛生必有所召自
上誠不能格天德不能弭災恐懼自責而已擊錚事小民奸巧
若有便已之倖則或有上言者或有擊錚者然楫之善政自當
褒獎故論賞矣浚慶曰人皆以紀綱不立法令不明為言因權
發然紀綱法令非他也自上至誠求之專務以德化民漸
至於久則雖無知之物亦感矣况人同此心者乎昔世宗朝

趙末生十年為兵曹判書終以受賂被論 上歎息曰前朝之
末賄賂成風以至於亡我君臣之所目覩而未生又如此乎都
承旨鄭甲孫於酒禁時携妓餞客被禁將罷 上又再三嘆自
曰甲孫乃為此乎其誠意懇惻自能動人故 世宗朝德化至
今猶存若人有犯法者不怒而以至誠感之則雖無近效自然
歸美矣若諉於紀綱法令之不立不明則恐不當也左贊成洪
暹曰浚慶之言是矣如此遇災之時不但為文具之事而已延訪大
臣接見羣臣問以政事闕失若有失則力去而改之則庶可回
天矣今自 上勵精出治無所不至然朝廷之上有巨病存焉
朝無直言政多姑息習尚陵僭等威不嚴以私滅公紀綱不立坐
食者衆役重民敬此其大者餘不可盡舉蓋朝無直言者士氣
摧挫人各愛身誰肯為國忘身乎人主終有孤立之患甚可畏
也

史臣曰洪暹之言可謂切直矣然不能動 上之心而反致之
純厚之教是何好諛佞而惡忠直如此耶

浚慶曰：朝無直言，此大災也。朝廷須有謇諤之風，然後元氣有
所賴以存焉。若無直言，則雖有姦雄在側，或有駭亂是非之人，
人主皆不得以知也。昔隋煬帝惡聞直言，故有如盲聾，終至於
亡。唐太宗能受直言，故終致大平之治。今則諛佞成風，臣未知
朝廷終何如也。古人言：臣言直則君德進，臣言不直則君德不
進。臣言之直不直，可知君德之進不進，伏惟留意焉。時李焯因
擊錘受賞

而臺諫無心
受於生之事

言者蓋以其
弟探方用事也

且權信以東
官別監

此等事而發也

此等事而發也

上曰：左右之啓皆當予，亦欲延訪，而但於經筵亦可

以論難是非，可否故不為矣。近來無謇諤之風，公論不行於朝

廷，政多姑息，予亦知之。每自愧嘆而已。大司憲成世章執義

李世琳掌令趙光彥、宋賀持平、趙德源、李翎啓曰：今日經席大

臣朝無直言之論，正中時病而無謇諤之風，有諛佞之習。近來

為甚。云：臣等冒忝言責重地，顯被大臣面啓之駁，不可覩然在

職。請遠臣等之職，答曰：自古君明，然後臣能直言也。如予不明

之君，叨主臣民，素無樂聞之誠，豈有直言而無諛佞之習乎？全

朝右議政李浚慶左贊成洪暹之言出於忠直愧懼責躬咎皆
在予烏府何至於來辭乎且朝無直言其來已久今之風憲別

無不能盡職之事勿辭

世章等退待物論

○司諫安方慶獻納權信

正言金億齡高敬命啓曰臣等俱以庸劣疲懦之人忝居言地

緘默苟容以負重責方俟不職之罪今日經席大臣吓啓朝無

直言之論正中臣等之病有言責者固不可一日冒處請適臣

等之職答曰勿辭

退待物論

○弘文館副提學李彥忠等上劄曰

近來有言責者雖遇可言之事論之後時或終不言以被人議

以矣今日經席大臣宰相之啓正中其病臺諫勢難在職答曰

近來以不緊之事臺諫數適已非美事而全者兩司別無顯然

大失若以經席偶論時弊之事輕適耳目則予恐他日不無輕

易進退言責之弊故不允○驟雨雪電兩雹交下大如榛子

丁丑傳于政院曰昨日玉堂上劄論適兩司予意以臺諫輕適

為重故不即從矣更思之則臺諫被論勢難在職即招吏兵曹

為政且憫雨之餘大雨如此予有喜焉○右議政李浚慶啓曰

小臣昨日入侍經筵伏聞洪暹所啟朝無直言之辭言頗切直
小臣伏料非聖明之世則安有如此切直之言乎私竊喜幸仍
舉古昔治亂先儒議論以及時世習尚之弊泛論梗槩以明直
言關國家治亂之義而已伏觀昨日答臺諫之教多有謙抑未
安之辭此雖 聖上見恭克讓之盛德而臣心未安不敢退處
敢此來啓答曰昨日答憲府辭避之時予示謙抑之意欲振偷
靡之習而已朝廷之上當有直言而亦當有純厚氣象洪贊成
之言可謂忠直但乏純厚矣卿言出於愛君救時之情有何未
安乎

史臣曰純厚切直皆治世之所尚然安有不純厚而能以直
者乎洪暹以朝無直言諛佞成風為經席進戒之規可謂正
中今日之病而遽以嚴辭絕之曰乏純厚豈非心之所喜者
實在諛佞而然耶况切直之過常有敢言之氣而純厚之弊
竟歸於唯諾而已乎

時尹元衡沈通源李森俱以城里互執朝
權全有黨與而標特被眷遇氣焰熏灼

啓辭雖末知必指標而其所
謂朝無直言者實中時病

○以安瑋為資憲大夫刑曹判書命特元繼倫為議政府右叅贊

任說為兵曹叅判吳祥為司憲府大司憲李標為兵曹叅知李

楨為司諫院大司諫朴大立為司憲府執義柳從善為司諫院

司諫金百鈞黃琳為司憲府掌令姜克誠為持平克誠被駁附

李標故還為清顯如此張士重司諫院獻納李既李後白風度端雅然處事之際作為過之

為正言○日本國島山殿源義賢遣使請以三事其一弟晴秀

奉日本國王之命為朝鮮討賊克捷獲銅印以獻請賞圖書使

往來通信其一每遣使必受國王牙符而來不無見失之憂請

別賜銅印其三去年上官如川西堂死葬于此地其甥善七請

許小職往來祭奠命議于大臣令禮曹答之其書曰書中備悉

賢季承命討賊之由寧不嘉悅但所謂印信者鑄成年以未知

的是何人所失今為無用之物不關有無然若果擒斬正賊連此

印送來則足以快一國臣民之耳目今恨其不然也只念賢季欲

以此物姑為先容之資以輸向國之忱故勉留之耳牙符之設

非自今始乃出於祖宗經遠之規其意蓋欲防詐偽於中間

存體統於貴國也創之既久行之無弊其在後嗣但當遵守舊章而已上下之僭復何疑乎善七悼念其舅欲得小官往來祭奠其意義美矣然官職必待有功朝廷不欲以勵世之物濫施於無功之人私情雖切國論未諧茲負繾綣之請我 聖上嘉賢季歸附之誠特許圖書使之通信惟足下益篤交勉之義以修永世之好不勝幸甚○暴風大作驟雨如注又雨雹大如鳥卵小如榛子良久乃止○平安道甌山女一人雷震死永柔雨雹交下大如小豆清洪道公州清安全義連山鎮岑雨雹大如鳩卵

已卯傳曰凡人奉命致死人皆驚慘况於逼近原廟咫尺宮城之

底聚黨殺人此尤大變文大鈞

前惠民署參奉也去三月被宗親府奴李同等打殺大鈞父瑞麟上

言故有是命被殺之事全閱數月而刑官不為推啓國家刑暴亂詰

姦慝之意安在刑曹堂上色郎廳推考其獄事移于義禁府推鞫

○大司憲吳祥辭職答曰惟卿合於風憲之長已予知之勿辭

但當今不無君暗臣諂之病卿宜上補君過下糾百僚使紀綱

振肅邪正莫混而已

史臣曰上之所以所以望於臺諫者可謂至矣然及聞切直之言則輒示訑訑之色使羣臣莫敢進言豈非內懷惡諫之心而外為優容之語耶

○大司諫李楨辭職答曰當今上有不明之君下豈有正直之人乎但當盡職上補君過下肅朝廷而已勿辭三辭不允○命復承傳色崔漢亨之職

史臣曰漢亨欲為陰中李仲虎事情敗露至於罷黜今纔數月遽有復職之命為臺諫者所當執論而禁無一言遂使姦巧之人無所忌憚有言責者其可謂盡其職乎

○以余慶元性豪俠行已齷齪為司憲府持平

史臣曰憲府乃一國紀綱之所在其任至重近來專無擇授之意如慶元者亦為持平國之紀綱何由以立乎

宋賀為世子侍講院文學尹仁涵為弘文館著作

辛巳 上御朝講大司憲吳祥曰歷代興亡雖是多端而皆在

於言路之通塞頃者宰相指左贊於經席進言自 上答辭過

於謙抑使進言之人懷未安之心臣恐自此遂成遜言之習得

聞直言難矣大司諫李楨曰人君端本出治之道不過曰正心從

諫而已唐虞三代之時君臣相戒乃曰毋若丹朱傲毋若殷王

受之酗于酒德哉正以聖狂之分在於斯須故也當今自 上

教天勤民非不至矣而天災時變層見疊出民生困苦如在塗

炭時事至此自 上宜加正心之功且言辭之間有切直者有

純厚者若但以純厚為主則朝有頽靡之習終至於不可救矣

上曰自古君明然後臣直頃日經席之上予自責不已故發言

如是爾所謂純厚云者非欲以遜順為主也當使忠言讜論日

行於朝廷之上而又不可無忠厚純正之習也近來災變疊見

言路不通皆予不敏之所致故常自責而已○上御夕講○諫

院啓曰頃者載寧人以郡守李楫有善政事擊鉦闕庭只據一

人口訴之言遽下賞加之命非但物情未便馴致長湍頑民驚

動御輦至為駭愕請李楫寬加改正揖出於庸品王雖之或不至於

暴民豈有善此可紀也刑民至上擊錚請其虛偽可矣而命

尹元衡其所欲厚之人常侍被特除其交出通專擅之迹著矣然德於

封啓賢留迫近御前使上為之驚動此特愚民當佩劍作衛士狀

之為出於無情而以事體重大命適兵曹都檢府官將加端民

不受其罪得遂其願於端民效此而為直言不行則人主孤立於上

風因論古昔治辭先儒議論以為直言不行則人主孤立於上

雖有危亡之禍無有言之者云此雖指李綱言之其不盡

言之樂亦不能不言也論梗槩而論上雖有責躬之語其不盡

意著見於色辭其答謙抑欲振頹靡之言習而已朝廷之上當有

關待罪答曰子示謙抑欲振頹靡之言習而已朝廷之上當有

言而亦當有氣象也洪贊成之言可謂切直也然其言厚

類於振者乃所以責凌慶也况以純厚望大臣見君之過既發端而

不罪片言既有不悅之言則又旬旬待罪此果大臣之道乎

凌慶風采峻整早負時望而性實畏怯偏執自用不喜人言亦

責足答曰李綱之愛民善政名實相副豈特因擊錚而賞之乎固

不可改不允後兩司久啓不允○大司憲吳祥等上劄曰人主之

責盡言於其臣者必開言路人臣之欲效忠於其君者先格其

心此所以上下交修之道也今者殿下聞人切直之言而自

示謙抑之懷畀人言責之重而勉以盡職之義孰不感激思所

以竭誠盡忠期效其職乎然而使輔弼之臣一進言而終懷不自安之心詭詭之弊必至於有言責者亦不得盡其言矣其不為罇池之老鳳察臺之飢鳥者幾希後雖有危亡之禍迫在朝夕竟無一人敢言者豈不寒心 殿下於此惕然動念加勉其所已能及求其所未盡一日而無直言之來則責吾求言之誠未至一事而有自用之念則懼人謂我為何如也一日二日念茲在茲則聽言之道盡在是矣夫抵遜于志不求諸非道則諛佞之所日進逆于心不求諸道則忠謹之所自遠其初甚微而厥終大可畏也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方今政令之失習俗之汚豈無可言者而必汲汲於此者意固有在臣等亦豈欲專攻上身而已乎伏願 殿下留心而蒼曰予懷今朝經席已言之當留心焉

壬午上御朝晝講○弘文館副提學李彥忠等上劄曰習尚專務乎純厚則其弊必歸於偷靡之地進言徒事身婉順則其言不足以動人主之聽是以朝廷之患在於唯諾而不在於下

純厚人臣之戒在於顧忌而不在於不婉順况言之切直固出
於忠君愛國之心則朝廷之上直言之行實所以培植純厚氣
象也其可歧而二之乎臣等伏見頃日各大臣之辭不能無感
焉當今之事可言者非一而含糊取容持祿保位上不補衮職
之闕下不糾百僚之失乃其弊之大者也講筵之上宰輔之啓
正中時習之病而 殿下反躬惕慮至教自責之言瞻聆所暨
莫不感激而旋下未安之教以示訑訑之色言者挫氣有識寒
心夫人君有雷霆之威有萬鈞之勢開道而求諫和顏而受言
猶懼有懷者不敢自盡也若無樂聞之誠小有厭拂之語則羣
臣當救過不給孰肯敢言不諱出身以當之哉臣等伏聞洪暹
啓辭實亦可驚可駭之語而猶以之純厚為教人君一言之發
其機可畏臣等竊恐自此以後偷靡益甚雖有危亡之禍迫在
朝夕而 殿下猶不得以聞之也胡廣中庸後世譏其苟容王
朝諱國不諫君子譬諸馮道觀其處身雖似純厚原其用心豈
出於憂君之念而為國家之福哉以此推之不特聽諫之際至

於觀人亦當審察而不可徒以純厚為尚也臣等竊聞世宗
大王嘗遇旱暵臨朝而歎曰歷觀古昔雖當大平尚有挽裾切
諫而其所言有竦動人心者今無有敢言面爭者又其所言不
甚切直何也以大聖之資其求言之切猶且如此此乃殿下
之家法豈非今日之所當遵守者乎近者上天方儕譴告不絕
旱魃為虐耗斲下土時當盛夏暴雷京師安知不由於殿下
一念之差而天變動於上乎伏願殿下虛心納諫轉災為祥
不勝幸甚答曰予以不敏叨承丕緒天譴日甚徒切自責頃於
經席公卿啟辭出於忠情予雖不敏已知剛直而當答大臣之
時不無不中之語然非不樂聞之意也但以舉朝有諛佞之習
云如予不明之君必好獻諂之人矣至使滿朝士林皆為諛佞
之人則孰不慚慙不寧乎以此偶叢乏純厚之言欲令習尚一
以起剛直之風一以存忠厚之氣也夫豈以婉順為好亦有何
意於其間哉君明臣直古人有言玉堂能進啓辭可識愛君之
誠當留念焉○禮曹啓曰崔弼或學行卓異律身居家之事為

一鄉嘆朕爵命未及其身而死使聖朝孝理之政終無所施請
旌表門閭以警薄俗 上從之

癸未 上御夕講○左贊成洪暹啓曰頃於經席偶發朝無直言政多姑息之啓因此適易臺諫騷擾不靜臣之罪大矣臣之初意因遇災修省之事願 聖朝廷納直言以矯時政闕失而言不順理事至於此至為惶恐及聞昨日答弘文館劄子之教尤為竦懼人臣之義若聞如此上教不可以近於自明恬然退在敢來待罪答曰頃於經席卿所進言出於愛君救弊剛直忠憤之發實有益於朝廷予竊識其嘉論也昨日答玉堂之辭但欲通上下之情而已夫豈厭聞而亦何有他意哉卿來待罪予心豈安宜勿待罪○大司諫李楨等上劄曰近歲以來天災時變層見疊出無有已時今年之旱元曠彌月焦燥之極赤地千里仲夏之月已過其半今雖得雨似無望秋之理 聖上憂勤惕慮宵旰不寧凡于祈禱等事次第舉行靡有遺禮而日復杲杲不見甘澤之應蓋弭災之道不在於文具應行古事不足以

回天自古人君能轉災為祥者必有畏天警懼之心發於至誠
省愆求言使本末相孚內外如一然後庶幾上格天心若處事
聽言之際小或誠意間斷憚聞忠直陽為好之而陰實拒之則
皆不足以格天消災矣頃者洪暹於經席偶論時弊其言不甚
骨鯁而聖教乃曰無純厚之氣夫切直之與純厚初非二致
其心紉於憂國者無所貳雜厚於愛君者懇懇不已不虞身綯
務殫忠言終使紀綱齊整上下相安純厚之風自行於切直之
中矣若一以純厚為尚則其弊流於含糊苟且偷靡怠惰則雖
有切迫之禍伏於朝夕人君孤寄於上無由得聞豈不寒心哉
上之好尚世習隨焉臣等初聞此教竊自憂憫及覩咨烏府王
堂之教樂聞之意溢於言表初非厭剛直而喜婉順臣等不勝
感激然自古非知之難而行之難雖有樂聞之名而無樂聞之
誠則誰復有盡言者伏乞自今以後盡誠從諫務開言語唯責
言者之不切不直則將見蹇蹇諤諤之辭相繼而聞時政不至
闕失耳目不至壅蔽君臣上下導達和洽無有闕隔難通之患

而應天之實消災之方舉在其中矣。若曰觀此劄論予雖不敏豈不留念乎。

丙戌領議政尚震右議政李浚慶啓曰伏見今歲不雨至於三月之久而今方農月其雨之望日復一日天意邈然今雖得雨已絕望秋之期臣等俱以不肖無狀之人在據台衡燮理之地夙夜煎念致此之由專在臣等非德冒居之咎臣等已欲將此意辭避而不能有所匡益屑屑煩瀆徒勞 聖上引躬自責之

譙慮此未安猶稽一辭今則災異切迫凡弭災祈禱之方無所不至更無可為之事故敢來辭職臣等非苟為例避以取遜讓之名也伏望斥退臣等改紀其政以回天意若曰今年之旱正當農月靡神不舉天聽邈然數日以來密雲不雨澗極于中此皆由予政多闕失而誠不能格天故也卿等有何咎而致此變乎古之輕免大臣此非美事後世不可為法宜勿辭再啓不允。○傳曰旱魃大熾悶慮日甚來二十六日廟社遣大臣楊津紺岳遣重臣行別祈雨祭。○以鄭暢為司憲府掌令金白鈞為弘文館

副應教俞泓性強辰為吏曹佐郎宋鑲為兵曹佐郎朴素立為

弘文館修撰李潤慶為僉知中樞府事

丁亥陽城男一人雷震死江原道高城大豆田有黑虫大如手

指根莖俱食

已丑傳于政院曰臣子之善行莫大於忠孝苟有忠孝友愛之

人則所當重賞雖沒身不可忘也德仁副守龍壽宗室也其母朴氏患瘧疾

危苦龍壽沐浴詣有堂慶城折光城令舜禮亦宗室也性至孝

居廬三年祭盡其誠服闋追慕不表改葬廬則各加一資尹希

慶州忠義衛也素有孝行祖母死心喪三年及其母死守墓于坡

帶終日危坐唯讀小學家禮祭祀必遵禮文服闋自以其年九

白服闋分財語其妹曰我則以有養人之子雖貧窮可免賤役

汝為寒儒妻難免負新汲水因給奴婢田地倍之一鄉莫不歎服

南弼文前系奉也操心廉靜窮居村巷不事產業不為苟且之

喪三年長兄死亦心喪三年九祭必則為先除職事言于吏曹

嘉賞之意如此之人可終身擢用

以誠族黨之來不計親疎撫恤如一則為先除職事言于吏曹

史臣曰公道滅而私情勝其所由來者漸矣今者忠孝擢用之命如此而為銓曹者慢不舉行豈非注擬之際先視賄賂之多小故耶可勝惜哉

○三角山巖石崩

自東峯頂沙汰而下崩陷之處甚長

傳曰此事駭愕必因久

旱之餘大雨故如此矣然禮文前例考啓事言于禮曹

史臣曰山崩之變不可謂之適然而乃諉之大雨此所謂遇天災而不懼可勝嘆哉

庚寅禮曹啓曰今因大雨巖石汰落此非山崩之比然暴雨巖毀此亦可謂之災異考之前史有山崩岸崩而無因此設祭之時春秋晉景公時梁山崩因宗伯之言有去盛饌損盛服撤音樂陳玉帛禮山川之事此古者人君懼災引咎之禮然在我朝有地震解恠之事而無山崩設祭之禮只加修省而已傳曰知道辛卯大司諫李楨等上劄曰人君為治之道必本於學問然後其治也純善無雜學問之要必主於誠敬然後其學也精一無偽是故古昔帝王皆終始典學以收善治之效伏見 殿下好

學之誠出於天性勤御經筵講求治道 聖學已就於高明正大之域矣然而一心之出入無常聖在舜跖之分判於斯須毫忽之間苟不以學問為本誠敬為主以為做功之地則雖仁義外施而帝王之治終不可復矣大學一部聖賢傳道之書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法俱載此書宋儒真德秀因為之條列以作衍義修齊治平之大經大法各有條理 大明丘濬又著補遺多至數百餘篇而以審幾微一篇冠之于首伏願 殿下每於經筵之暇燕閑之中進此三書尋常留覽無少怠忽則人心天理存亡之幾國家治亂興亡之道理會於一心而無疑費施於萬事而曲當 聖德日造於罔覺治道自至於純正矣夫人君居崇高之位接見士大夫亦有其時朝夕在左右者不過宦官宮妾而已萬幾之餘怠忽之念一萌于中則寸心之微衆欲之攻安知其不流蕩忘返而不知止哉此孟子所以十寒一曝為齊王懼而程子以接賢士大夫為重也大抵帝王之學與文士有異雖曰從事於學問而精力或分於詞章之學雜記之書則

非但無益於治道心志日就於荒雜其流之弊有不可勝言伏願殿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專治其本源之學沉潛乎性理講究乎治道一以真實無妄為主無有間斷則豈徒用人之間以事之祭各得其當而無一毫不足之懽哉精一執中之學於變時雍之治可復見於今日矣荅曰觀此劄論可識愛君勸學之誠予深嘉悅當留意焉

壬辰以黃琳為司憲府掌令○咸鏡道觀察使丁應斗馳啟曰道內各官連年失稔雖設場賑濟而皆是瞿麥皮稷有名無實窮民等採食蔬菜猶不得糊口弱者潛竊強者殺越至有見其持飯而縊殺取食者凶荒之害至於此極且大小瘡疹及熱病遍滿道內雖死亡不多而病卧之人十居七八仍致農作失時當此凶年望哺之民又致失農災害並至極為憂懼云

癸巳諫院啟曰東宮別監朴千環往來賓客家之時所當奔走往復毋得遲滯而路遇角觝之戲雜於稠人之中縱恣橫行誰能知自東宮使送之人哉儒生尹溟混雜觀戲雖曰失道若知

其為儒生則不可凌侮而千環赫徒亂打侵辱又自裂其衣服
及回謝之文皆歸罪於尹溟其縱恣欺誣之狀既已昭著該曹
初照之律不為過重至下改照之命以致輕照下情悶鬱請千
環依前律治罪扶持世教禁抑欺誣頑悍之習且罪之輕重各
有其律為有司者所當執法不撓不可使輕重失實而遽請判
付使金科玉條或低或昂物情皆以為駭恠請堂上色郎廳推
考邇來近習橫恣者自 上雖有時嚴治而其間驕傲無恥之
輩縱意恣欲弊習猶存宦官之承內旨出入外方寺刹者一依
奉命使臣例出先文乘驛馬立步從徵索列邑無所不至小有
未滿輒肆凌辱守令承風務充其欲疵累聖治莫此為甚若不
禁斷後弊難防請下書八道監司如有仍前作弊者各別摘發
啓請治罪答曰別監署黃笠雖雜於稠人之中誰不知之乎
溟若真儒生則豈有觀戲於街路之中哉國家用法所當得中
一以防奸惡一以救後弊而如此相詰之罪所當同治也若以
奉使之人路逢狂童相詰之罪至於全家則他日若有辱館中

儒生者未知以何律治之也今若改之則無賴狂童漸長傲慢之氣而闕庭出入之人無所措手足體統紊亂固不可如是也刑曹堂上郎廳亦不可推考故並不允近年官寺之輩或奉 慈旨或承內旨出入外方其所犯未可知也然予意以為豈至於如是乎實有作弊者則宜摘發治罪

乙未復正殿三公以待兩請之故也○戶曹啓曰奉恩寺所屬有水陸位居僧位舊案內分類施行矣近者內需司不知其由因其寺牒報居僧位並以水陸位混同啓下水陸位則曾已照訖成給故其餘居僧位不為照訖之意敢啓傳曰奉恩寺是乃陵寢寺也居僧位復兩宗前自 祖宗朝題給之事其仍給

六月丙申朔大司憲吳祥執義朴大立掌令鄭暢黃琳持平金慶元姜克誠啓曰朴千環所犯之事臣等將所聞以啓令刑曹更為推閱依律以全家照啓而自 上使之改照既有定律不可低昂而臣等以法官不即論啓失職甚矣請適荅曰烏府以千環之事至於來辭予未知果當也其亂打儒生之狀臺諫自覩

既命推閱別無明著之驗豈敢濫用全家之律乎若用此律則於尹溟辜矣於事體固不當也雖曰既有定律參酌用律前亦有焉予意則改律非所以低昂也不合全家之罪而敢欲以全家罪之是乃低昂其律也烏府之不啓實合事體此豈失執法之體乎勿辭○政院啓曰賤人之歐士族自有定律固不可撓改故言官以此啓之只欲守法實非低昂之意也傳曰歐士族云者以凡常鬪詰之事為言也此則尹溟先失其道凌侮奉使之入似與元律有間予欲適中治之故言之爾○憲府啓曰王者金石之典不可一時低昂有所撓改今此千環之罪既照以凌蔑士族之律則全家徙邊決不可免尹溟既名付學籍得與儒列不可不愛惜儒名設使狂童先失其道實若士族則不可不以其罪罪之請令刑曹詳覈尹溟士族與否依律罪之答曰此事與凡常相詰之事似異治以元律予恐過重故不久後累啓依允○夜東方異方南方如火氣

丁酉初 上命承傳色崔漢亨承旨李樛奉審于永崇

殿

在平襄府
王影曠所安之處

太相

因畫西京

平壤

山川樓觀之勝以來至

是命畫史繪練為屏又命鄭惟吉作詩李樛作記傳曰欲予備
觀古都矣恐人或有恨其留意於無益者○大司諫李楨司諫
柳從善獻納張士重正言李陞李後白啓曰伏覩昨日答憲府
之辭不勝惶恐之至臣等於千環尹溟事非有私意於其間第
以賤人歐打士族罪有定律而千環罪狀昭著無疑一或撓改
後弊難救故臣等將公論以啓且臺諫不必以目覩之事為啓
言物議的實而於事理有所關則隨事論列矣臣等俱以無狀
忝備耳目之官不能取信於上終歸於論法不中所欲言不實在
職未安請違荅曰臺諫隨事論執是乃美事而欲守法以救後
弊此意亦當但以風聞重治恐有冤悶故昨日偶言之勿辭
戊戌夜乾方西方如火氣

辛丑傳于政院曰近年以來倭人作賊上國故例遇夏月現形
於我境或被截或逃還而今年則仲夏已過尚無邊報矣今以
一二隻倭船現形馳啓必是逢風漂到之船然賊謀難測邊將

得見則不得不捕但當臨機殲滅之際固宜詳辨唐倭勿致混殺而已且邊將例聞賊船現形不計遠近或有妄動之時且只見一船四隣官兵全數抄殺非徒廢農外寇未至我軍先困今則詳察瞭望俾無遠追海外之事且諭于各道防備預措事言于備邊司○以朴素立為弘文館修撰李選為司諫院正言李墜為世子侍講院司書○夜東方南方西方如火氣

壬寅 上命召領議政尚震右議政李浚慶傳曰相位久闕今當卜相而大臣責任非輕苟非洽於上下之情者則固難堪任是故古有擢士為相之言也卿等毋拘常例十分擇薦因命史官往諭于瑞原府院君尹元衡曰卿曾經議政故并諭之矣元衡曰卜相國之大事臣雖曾經議政時在閑地勢難並參況臣累年告病未諳物情尤不可妄為之薦也尚震等以尹元衡洪暹沈通源卜相以啟答曰觀此卜相三人俱當但瑞原久病不出今難為重任須擇授不在職次久近予當徐量之

史臣曰大臣之任百責所萃苟非衆望所屬則國有用人之失

而危亡之禍亦隨至矣今震等受國重任當為國得人共莅相職而乃以元衡通源薦之而傳教之意又專在於通源是何下失其舉而上屬匪人乎臣竊痛焉

史臣曰元衡窮兇極惡戕殺士林毒痛邦家憑恃外舅之勢脅持君上專擅朝政賣官鬻爵攘奪人材罔有紀極通源陰邪兇慝貪黷無狀納貨招權滓濺朝端斯二人者實人主之大蠹震等猥以上相而略無忤色震則患失之鄙夫固不足責至如浚慶乃不敢立異於其間何哉吁

仍傳曰近見六曹漢城府公事三堂上並坐之日甚少三公總百官其勤慢申明檢勅○傳曰宗親朝士溺色畜妓者至為甚矣今後該曹及掌樂院毋牽私情犯者隨聞治罪內宗親則一切毋得畜妓妻其令宗簿寺嚴察

甲辰平安道永柔人家有牛產犢一頭兩鼻兩口三日

乙巳 上御朝啓承旨李友閔以私奴金有賢變着軍士之服佩劍突入擊錚騫動君上罪斬不待時推案進啓 上問曰此

人罪狀何如右議政李浚慶曰此人無他情只欲留其倅而為之但於律以刀刃入宮殿門者絞此人深入宮門呀犯如此若不依律則漸不可長矣 上曰此人之事極為駭愕但近來擊鉞成風愚民效之律文雖如此若至於死則恐其過重也然此乃初覆故依以○夜月微暈

丙午 上御思政殿親政命以李浚慶為議政府左議政沈通源議政府右議政金明胤為崇政大夫吏曹判書兼判義禁府

事

持加也時相位又缺外人皆以為通源立相胤胤為吏判至是果如所言○明胤知眷注之在李樞深自結納遂得銓衡

重地

皆重地

安瑋為兵曹判書李潤慶為刑曹判書成世章為司

憲府大司憲魚季瑄為嘉善大夫刑曹參判也特加朴應男為議

政府檢詳尋傳曰承旨望以已行東壁者擬之謂之東壁以上以

李樞為承政院都承旨姜士尚為兵曹參議成義國為司諫院

司諫時掌令有關傳曰曾經掌令獻納者擬之以權信為司憲

府掌令金百鈞為弘文館應教趙光彥為世子侍講院弼善柳從

善為弘文館副應教姜士弼為吏曹正郎李翎為司諫院獻

納特命也朴謹元張士重為文館校理黃瑞真惕為副校理

史臣曰人之好惡之心或於政事見之或於言辭知之今於親政之日所除拜者多非其人則豈古者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之意乎臣竊恐奸人得以揣上之心而為朝廷之患也

史臣曰親政政之大者也而首以貪黷無識之通源為相次以麤鄙患失之明胤為吏判諂媚之人或雜於論思之地趨附之人或忝於風憲之官其舉直錯枉之意安在

史臣曰上之言欲擇賢為相而時相以老奸元衡宿賊通源書啓則上遽親政以通源為右議政上下俱失朝無異議明胤之秉銓衡樞之長喉舌亦在於是日之政則外戚專權朝政日非終嫁士林之禍者宜矣

史臣曰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凶邪貪鄙之通源乃以戚里而得之其於債國敗事何可痛哉明胤陰克反覆逆事權姦為兵判未以旋陞秩為冢宰皆李樞之力也人皆唾鄙而方且自得其無狀極矣信傾險貪猥百鈞邪毒側媚翎淫慝無

行皆樛之死友也

○吏曹判書金明胤啓曰臣受性庸愚又無學識頃拜兵曹判書
即將擢迫之意仰瀆聖聰臣誠未至未蒙允許憫默行公兢惕轉
極今日親政中外拭目以望聖政而誤恩先及於愚臣特拜吏曹
判書燕判義禁府事聞命驚惶措躬無地繼命入參政事神魂
飛越又未能定咫尺天威未敢仰陳愚衷俯伏而退竊念臣有何
才德拜兵曹曾未浹月又拜天曹乎天曹職任甚重如臣愚劣固
不可一日忝冒况崇政重加豈可輕授非人伏願亟命滯臣本職改
正重加以重名器答曰卿為銓長燕陞一品固非不可宜勿辭三辭
不允

史臣曰明胤以麤雜鄙夫謀身謀利無所不至而得為天官
之長不厭衆心較然矣雖於辭職之際善為說辭人孰能
信乎

丁未兵曹判書安瑋啓曰臣本庸劣又無才識亦不能知軍務之
事今授本職出於特命不勝惶恐罔知所為用人重任軍政大

事非臣庸劣之所能堪况今兩南賊變已現此正措置緊關之時
本兵重地尤不可不擇人而授之請速命適臣職答曰卿正合本
職勿辭○夜大雷電以雨○清洪道瑞山暴雨山土崩頽二人壓

死唐津人家漂没牙山高龔山崩

戊申大司憲成世章啓曰臣以庸愚無狀謹遶本職未踰一月
特命又及於負罪之臣非但臣心驚殞罔措物情亦必駭恠豈
不有累於親臨惟簡之政乎且頃日諫院請推之論雖未得蒙
允臣之不職之罪尚不容於公論此尤不可覩然冒處風憲重
地請亟命適臣職答曰卿合風憲宜勿辭再啓不允○掌令權
信啓曰小臣曾忝諫院之時大臣以無審諤之風有諛佞之習
至茲於經席之上物論自激重被駁遞今未閱月又忝言地負
罪就職極為未安請適信於親政以兵曹正郎入侍拜答曰勿
辭○獻納李翎啓曰小臣前日叨忝憲府之時顯被經席大臣
之駁心常惶恐曾未閱月又荷特恩除拜本職極為未安請命
遞臣職答曰勿辭○下書于慶尚道觀察使洪曇曰今見救荒

敬差官黃瑞狀啓大丘府使辛駟盡心救荒晉州牧使金泓勸
耕甚勤云其平時善政及救荒能否卿其詳察馳啓

已酉日微暈

庚戌右議政沈通源啓曰臣性稟昏庸少乏學問之力長益怠
惰之習晚登科第粗保廩祿豈料猥荷天眷擢置金玉之班遽
躋弘化之地俄授銓衡之柄顧念臣身有何才德而致此非分
之榮况此台鼎重任非徒臣心不曾有毫髮之念一國人心亦
豈屬彷彿之望哉臣雖欲強顏冒處其於名器之辱公論之發
何哉請亟命逆臣以重國體以順物情答曰卿今陞相固非不
可宜勿辭三辭不允

史臣曰通源以麤鄙貪黷之人得居台鼎之位是特藉椒房
之勢以至此耳嗚呼以如此之人大臣薦之臺諫不言今之
國事可嘆也夫

○以朴希立為藝文館檢閱○日微暈兩珥

甲寅傳于政院曰近來紀綱板蕩驕慢成習不知有君上不知

有禮義不可不隨現痛治尚膳南世敬以草野刑餘之賤仕內
班十五年至陞堂上所當敬謹無他而日昨京師雷震日氣險
惡故諸官皆循例問安而世敬則托於他事而出去甚為不敬
且爵人之權在於君上非下所當希望暑涉族屬尤不可發諸
口而頃者咫尺之虞妄譽其養子希望恩典故令上聞陰試上
意亦為無狀況身為都掌膳之任凡入啓文書不可少有差謬
而前日年例燒酒賜送之時坡城卒府院君尹仁誤以坡山府
院君尹之任封爵之號即上外舅也書啓使當代外祖爵號妄加於他人尤為
駭愕其令推考以警他人事言于憲府憲府啓曰尚膳南世敬
推考事下本府而伏覩傳旨所犯極為駭愕其中忘君不敬陰
試上意之罪不可自本府尋常出緘推考請下義禁府推考答
曰如啓

乙卯平安道永柔男一人雷震死

丙辰諫院啓曰內官南世敬以殘腐之賤職至尚膳益當敬謹
畏懼而不為問安罪關不敬妄書坡城爵號亦為駭愕况官爵

人主御世之大柄非下人所可希望僥倖於其間而咫尺
威妄譽養子陰試 上意其藏匿懷奸縱恣無忌之狀罪不容
誅 聖明洞照姦狀即下痛治之教羣情無不快悅及覩禁府
公事判付之命禁府請刑推上命以時持照律故照以杖九
十徒二年半盡奪告身上命功減一等杖九
不勝缺然如此之人若不痛治後日干政之漸安保其必無乎請窮
訊取服依律治罪以警奸濫之徒答曰南世敬雖身犯三失不過迷
劣所致予觀供招參酌原情禁府徒年照啓亦不為輕不須窮推
收服故不允累啓不允

史臣曰人君之於事雖無所不謹而政教命令之間尤不可
不致其謹焉初下之命似合治奸之道而旋有擬議從輕之
教苟或如此則奸巧之徒有何所懲乎臣於此有以見夫任
情自私而終始之有異也

○賜對馬州宗熊滿三經從其請也

丁巳領議政尚震性度淳厚接物慈惠但無審諤之風為相不
年無所建明雖不免浮沉取容之譏然心不

忌克務尚寬厚以後世妨賢病國者觀之如震者豈易多得乎
上章辭職曰自春徂夏旱澇相

仍民將無食厥咎在臣小臣入台府十二年未有毫末之微勞仰
聖恩之萬一只竊榮寵日飽廩食人雖不明言臣之無恥已
獲不忤於人而愧於天乎自知其罪若是其無類故累陳愚情懼
乞天恩正為此爾夫豈以去為要君哉誤國妨賢之惡隨年與
積心之危悚若陷懸崖寢食不能自安目今衰朽日甚耳聾眼暗
膝節酸痛坐則難立雖欲力疾在職氣力不隨竊自憂憫伏乞命
遣臣職御曰予以涼德叨承丕緒十六年來水旱相繼近日霖
雨亦至朔餘致此之災實由於予常切兢惶若臨深淵屢觀辭職
予心豈安惟卿以休休老德忠厚大臣為相十餘年輔寡躬多裨
益予倚恒切方深嘉悅居位則朝廷堂堂去位則衆望必缺豈
以身上微慙懼求欲退乎此非大臣求退之時宜勿辭七啓不
允

史臣曰覲震乞退之辭無乃懼盛滿而欲止因衰憊而強退者
乎方今上有天變下有民怨而不能為國擇人以為消災弭怨之
本乃舉威晚貪黷無識之一麤夫以為相而反曰國家得人則雖

有一二之可稱豈足以贖認舉之罪哉然則浮沉取容之譏終有所不免矣

○日暈

戊午以李拭為吏曹佐郎金億齡為司諫院正言○命史官擲好于政廳

庚申 上御朝啟承旨李友閔以金有賢推案進啟 上問曰

此人罪狀何如領事沈通源曰此非一身之事只欲請留其倅

長端府使朴啓 莫有治跡而適 原其情則至於死似過 上曰

減死○諫院啟曰掌樂院正李世健年老昏暗多有顛倒之事

上以宰相朝士多畜官妓令憲府糾察憲府使掌樂院抄出青

陵府院君沈綱亦在畜妓之類而世健不欲遺漏故諫院有是

啓然則世健不避權勢欲博國不合長官請適答曰如啓

辛酉泗川守浩源上疏曰伏以國家之治莫先於教化教化之

道莫切於勸獎而旌表門閭祗光於一時圖形記實永垂於無

窮臣之長兄朱溪君深源卓犖嚴毅博洽經史忠義奮發年甫

免齷一心向學孝友為心貞亮操性年纔十六博涉諸書在

成廟朝以四書五經俱通特授堂上之加又赴試藝得躋二品之列方任士洪父子笙蠹成廟之盛德也唯一深源國耳忘家公耳忘身獨叫閭閻叩頭流血力陳宗社安危極論邪正進退天鑑孔昭罪人斯得當時士林之慶國家之幸可勝言哉逮至廢朝織人謂任士洪也得志銜怨於平昔卒致之大獄深源三父子連頸就戮慘酷之禍所不忍言徃在 中宗大王朝命大提學申用溉等益採國朝以來忠孝節義之人錄為三綱行實續編使民觀感此實曠古之義事也茲臣金安老自在布衣素不為深源之所取而銜恨者久矣故極言沮之圖形記實既成而旋削士林之憤鬱萬世之扼腕何可盡言安老所藉以為言者士洪於深源為舅也一家之間恩常掩義而深源敢力言之非純於善者也云爾則是托於正以售其不正也及至己卯年間弘文館極陳其忠節之卓異贈職崇班旌表門閭已至矣而續編之錄已矣難及一時之耳目可憑旌表而知之百世之下將何所徵焉伏聞 主上軫念治道之不古深憫世俗之頽靡特命改印三

綱行實頒布中外此再旌既古之忠孝而人心之淑教化之行
將拭目而見矣伏願 殿下適追 中廟旌表之意曲察深源
死忠之節并記其名於續編之末圖其形記其實傳之無窮則
豈獨既死深源之幸抑亦國家牖民之一大機也臣敢冒 天威
仰陳 哀懇者非私於亡兄為國家風教之闕典而深憫焉答
曰觀此疏辭有關風教誠意可嘉將疏中之辭議于三公領
府事

史臣曰深源義不顧親極陳士洪鬼蜮之狀其辭正直愛君
之誠憂國之忠至矣挫風化之權者所當褒之錄之而今因
一家訐乃始議焉其於褒節義之道不亦緩乎

○黃海道延安雨雹大如栗

甲子日微暈

七月乙丑朔

丙寅禮曹啓曰朱溪君深源於三綱行實添入事議于大臣
則皆以為當云請令製詩圖畫印出何如傳曰如啓

丁卯 上御恩政殿親政 傳曰國家所當先用忠孝遺逸之

人成守琛 隱居坡平山下性至孝冲 曹植 三嘉人也隱居自守

逸之士也○成守琛少從趙靜庵先相荐已卯綢起無意仕進

隱居坡平山下以遺逸薦授縣監拜恩後辭不赴後除司紙亦

才起曹植性高邁勇決不為物欲所漬憤世嫉邪隱遯不仕識

慮明磨氣節洒落聽其言論人皆竦動識之者以高庶幾庶頑

立懶之風云晚卜築智異山之德山洞以遺逸拜縣監抗疏不

赴上水朝政欲收叙忠孝遺逸之士其意甚盛為銓曹者所

當將順之不暇而乃托以無窠闕之其致堯李夢成尹希慶下

是政竟不注擬其乃命之罪大矣洪致堯李夢成尹希慶下

男 皆行有南弼文為中廟三年仁許樞之喪敵弼三年其先擬望

特命趙彥秀 雖不為善為刑曹判書李受亮膺常為漢城府判

尹李縹 以浮詭無實之人又扶叔親之勢周年之內驟陞二品

龍眷如此者謂可以為禮曹參判尹仁恕之所歸必趨附焉

為刑曹參判盧禎 天性孝友資稟亦美有學問之功待人以誠

事漢故對以錯謬春年以為無智識不足取或問其故禎曰

使或善其對後日必有難處者其意蓋不欲與小人交也其

講慮過為刑曹參議朴永俊人敦諱敏但不合論思長官之譏

入遠矣為刑曹參議朴永俊人敦諱敏但不合論思長官之譏

為弘文館副提學李重慶為司諫院大司諫尹毅中又性度溫雅

為承政院同副承旨洪天民多萎弱之態為弘文館直提學成

義國

蘇邨無識幸忝至堂人皆怪之

為弘文館典翰李世琳

庸鄙無識管生

為

司諫院司諫具思孟

往度溫雅但之取言之氣縱原為具思孟

尚公主而思孟其身也以注書

特命

陞

職人皆疑於私也

為成均館典籍曹啟曰忠孝遺逸之人無相當

闕故不得注擬傳曰後日之政除職

親政古月其例而中廢已失是

時操也以戚里浮誕之人眷注

方隆人謂今執親政蓋為探而設至是果然超陞

史臣曰曹植學問高明成守琛恬養清修皆一世之高士其銓

數子亦或有孝行者主銓衡之權者所當甄拔列于庶位可也

而乃於親政之日有收叙之教則以無窠闕為辭而不即注擬

使好賢之羨意既發而復沮則其可謂引君當道者乎與銓

衡之柄者雖托於無闕苟有好賢之誠心當自特命拜爵何待

於後日乎咫尺天顏不奉君命之罪既如彼特命之所及多在

椒親之無識又如此而舉朝無一人言其非則國家之事將日

非矣

戊辰夜流星出河鼓星入天江星狀如拳尾長五六尺許色白流

星出天關星入參旗星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許色白

已巳夜流星出河鼓星上入箕星下狀如梨尾長五六尺許色白流星出壁星下入羽星狀如拳尾長三四尺許色赤流星出天倉星下方天際大如拳尾長五六尺許色赤

庚午夜流星出天鑰星入坤方天際狀如梨尾長三四尺許色赤流星出外屏星入天倉星狀如鉞尾長四五尺許色赤流星出奎星下入織女星下大如拳尾長三四尺許色赤

辛未以尹行人物庸陋每海州技使時善事尹元衡為之築海島堰

府人家雞雛四翅四足脫殼旋死

壬申以平安道觀察使命狀啓下于政院曰予以不敏叨主臣

民凡有命令下不奉行西京平商船禁斷不是難行之事而前

廢尹李師聖之名為文臣冒赴大慶不奉君命暗挾私情婚

家奴子許入城底累日留連公然販買當初色吏等進告而故

令勿捧土稅當監司推考船主之際恭不知查頓夫父婦之

父相謂曰查頓

之奴而恐發雜言不為引嫌無辭推鞫遂即取服矇矓牒報
必有其情且漢金等移囚於慈山郡之時公然請簡于郡守徒
知一身官爵之安危不知君命之可畏極為無狀所當痛治懲一警
百以正不奉君命之罪後被盡奪
告身之罪

史臣曰在上位不陵下居下位不援上各務盡其道則同益一
邑豈有相傾之理乎李師聖本以輕妄驕元之人雖不能無所
失然殿最之際既置於下則猶可已也而又從而羅織其罪必
陷罪辜而後已原其所以俞絳之子為愚妄者以官妓之事
遂成嫌隙而醞釀云

癸酉忠清道牙山有男三人雷震死

甲戌憲府啓曰僉知中樞府事李增榮前雖以特命為本職曾
授光州牧使時柳潛以聖旨
使赴京代授其職則非有空闕也增榮遠

光州不無可付之職而銓曹必啓稟作闕柳潛已授僉知仍任
增榮臣等豈不知 聖上記甘盤之舊而有此特恩也柳潛亦
以赴京之使方在萬里艱關之道非如循例隨班之臣而奪彼

與此有乖自 上念彼靡盬之意物情未便請柳潛仍任僉知

答曰李增榮仍任僉知事予念舊情前既特授今者無故彼適

仍任無妨故命授之不可改故不允增榮上之潛邸時師傳也上念舊事故有是命

大抵上之待群下每以大公至正之體曩著愛憎好惡之偏人莫不詳體

丙子憲府啓曰清洪道水使朴秀麟所帶軍官非理作弊既不

能檢制反聽其言枉杖訴冤之人至於殞命曾因屍親教訴于

本府即移文本道推閱而秀麟欲掩其所為誘脅管下劫制屍

親致令推閱之間致死根因飾辭眩亂久稽究竟尚不回報又

知必敗不顧職事不可一日仍在其職請先罷後推答曰如啓

丁丑慶尚道觀察使洪曇狀啓曰大丘府使辛駟盡心救荒晉

州牧使金泓剛明為治勤謹不懈與黃瑞所聞無異泓善符子察而啓之不傳曰金泓加資辛駟賜緡表裏一襲○以魚季瑄為

牙善君成守琛為造紙署司紙金泓性刻迫而有才為通政大夫

李彥忠與李樞交謝今之乞郡豈見為春川府使○答遷陵都

監曰壬戌年八月二十日啓舊陵九月初四日葵新陵事依啓

為之從山陵都監之啟文是王后或於那說力主其議取為比遠

陵之舉雖莖諫力爭而不見然有人書于殿中門壁上曰誰動高陽土多排指為傍不知何所益要占九十喪遷陵之後

國恒連綿

辛巳以竒大恒性餉沈盤為禮曹參議金億齡為司憲府持平姜

克誠有才氣無知識朝夕奔走李為弘文館修撰具思孟為司

諫院正言沈銓才氣無敏捷為全州府尹辛崙為星州牧使

壬午以金貴榮性溫弱為漢城府右尹卞勳男為掌樂院僉

正黃俊良才氣卓越為星州牧使李善源性驍悍嘗為黃海道

行殺戮王石俱為滿浦鎮僉使

癸未憲府啟曰食為民天所關甚重米之品有三各有所需皆

可為食近來人心巧詐唯謀滋剽取利凡米穀雜以沙石市廛

閭巷通用無忌雖日加禁治略不畏戢若不嚴立禁條無以懲

斷互等歷考先王朝受教去壬子年濫造惡米人非徒當身

至如座主切隣等皆以全家徙邊治罪其後甲戌年間以此法太

重削去全家之律今當更議壬子受教以立禁條但不定禁限

而遠加重罪似近罔民宜定禁限曉諭中外限外仍犯者一以治

罪谷曰如啓

中申以柳智善性廉部為黃海道觀察使元混性開明但為同

知中樞府事○傳曰右議政沈通源性廉雜行已左贊成洪

暹稟性不厚氣俠量吏曹判書金明胤性廉雜行已補門策之

官又占科第向一人右叅贊元繼倫本無器識多行貪鄙禮曹

判書鄭惟吉漢城府判尹李夢亮吏曹叅判金鎧弘文館副提

學朴永俊及成均館大司成金澍行已不檢多有蠹工曹叅判

閔箕慎但未免好色兵曹叅判任說密原君朴忠元氣局深

身之初本趨附同知中樞府事沈守慶資學明敏然中樞

府事吳祥稟性沉實漢城府右尹金貴榮禮曹叅判李樑處

不與人多附之者來二十一日思政殺引見事諭之此非大

禮故只令一政丞入然矣六承旨史官可並叅○命前叅奉黃

大任女為世子嬪黃大任乃安餘之故元衡力主而定旨欲固後

日之審掩護黃代之有痼疾

史臣曰大婚之禮重矣詩曰文之厥祥親迎于渭又曰韓厥正
止于蹶之里皆所以謹大婚之始而未聞先入乎宮中也大抵吾
東方婚禮率非禮法之正至於定嬪大禮其不循先王之制如
此將何以正人倫之本乎時禁婚處女皆
大內而擇定
巳酉 上銜思政殿命右議政沈通源等科次儒生製述又命文章
養望被選人製七言排律論賞有差

史臣曰人主之所當培養者道德而文藝則末也古之所謂文
章者以道德為之本故其文皆足以經綸天地黼黻皇猷今之
文則異於是率皆雕虫篆刻之小技亦何足尚哉

○日微暈夜白氣二道起於巽方一道至乾方一道至五車星如有
練漸移西方乃滅

丙戌以申汝棕

性懦弱在家多
有閨門之失

為清洪道觀察使李植為戶曹

叅議○傳于政院曰今年四月聚宗親駙馬于慶會樓下張樂
賜宴而諸君以下感其恩榮其翌日設會于訓鍊院圖畫其事
欲以傳諸永久來二十五日將為分軸宴宗賓之意如是誠

可嘉其日賜酒樂以榮之○日微暈

史臣曰既書日暈又書賜樂其無謹天譴之意可知

丁亥政院啓曰今者擇嬪既定必有應行之禮稽去甲申年前規則定嬪即日百官陳賀而禮曹時未入啓故敢稟答曰若有前規則該曹即當考啓而定嬪今已累日茫然不察既為非矣政院今始啓稟亦晚矣

戊子憲府啓曰世子嬪揀擇之命下該曹已久則既定之後應行之禮亦當先期稽講劃即啓行而本月二十日肇定萬福之源諸事預備之命又下于該曹而該曹慢不致謹臣民抃慶大禮廢闕不舉至經累日政院考前規入啓之後始以昏不致察泛然待罪使即日應行之禮退行於五日之後其為苟且莫甚所失實關於朝廷大禮判書鄭惟吉叅判李樑正郎趙德源佐郎朴蘭榮請先罷後推政院考落謄錄亦甚遲緩色承旨適差都承旨推考嬪本家把直軍士定送之事既有前規則為該曹有所當預先考稽定嬪即日啓請舉行而置而不察至於命下

之後反以無舊規回啓其為慢忽不職甚矣判書安瑋參判任

說參議姜士尚參知李彥憬正郎盧景麟佐郎金守弘請並先

罷後推色承旨不即考啓儀執致令當行之事累日不舉亦為

非矣請推考答曰嘉禮大事所當前期詳察而今者事多顛倒

果為未便禮曹兵曹堂上色郎廳及色承旨並遠都承旨推考

三啓不見○以元繼儉為禮曹判書特命也以繼儉附權門

權輟性沉毅處事高確為兵曹判書尹春年為議政府右參贊

朴忠元為禮曹參判李戡性修縱肆欲敗度為兵曹參判沈守

慶為掌隸院判決事成詢性倨僻論事尹允衡圖陞階為兵曹

參議安士雄為兵曹參知任龜臣性龐雜失為刑曹參議柳昌門

性龐雜行不謹趨向為承院政右副承旨盧禎性篤實操履端

行有考為同副承旨

己丑定嬪賀禮以權停例行

庚寅 上視朝贈于 文昭殿

辛卯 上移御于昌德宮兩殿聖烈仁明大王大妃殿 亦移御于

昌慶宮

壬辰世子移寓于昌德宮○日暈

癸巳諫院啓曰今年旱澇為災以致失稔敬差官不須循例以遺非但此也列邑之畏憚致謹者在御史尤重頃者差出敬差官多有不合之人威稜名望不足以膺使命之重物情未便請命勿遣敬差官特遣御史以除凶年一分之弊何如答曰如啓八月甲午朔

丁酉以沈銀丁必壽全為領敦寧府事鄭惟吉為知中樞府

事李潤慶李樞為同知中樞府事竒大恒大恒為黃海監司時

之事西海之人至今唾罵其為春川府使亦無意大恒遵之于也也獲賢而死於已卯之禍為世所憐故大恒以父之故而歷楊

清清顯顯不思不思國家之用國家之用人可知也為戶曹參議李楨為禮曹參

議安給性謹厚居家有孝友之行但其子娶為禮曹正郎李

堅為兵曹佐郎李後白為世子侍講院司書○夜流星出室星

入羽林星狀如瓶尾長三四尺許流星出虛星入天壘星狀如

拳尾長四五尺流星出壁星入南方天際狀如拳尾長四五尺

許流星出室星入危星狀如拳尾長三四尺許其色皆赤其光良久乃滅流星出北河星入東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許流星出北極星入北方天際狀如梨尾長三四尺許流星出參星入北河星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許其色皆赤飛星出五車星入八穀星狀如拳尾長五六尺許色赤良久乃滅四更五更流星飛星四方如雨出八度數未及測候

史臣曰春秋傳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天人之際豈不可畏也哉昔西漢之時有流星之變而梅福言於帝曰不見其形願察其影今者星文失纏變異非常究厥所由其咎云何考之前史凡流星之變皆小民流離之象民之流離困頓未有甚於此時則天之示變固亦不誣矣嗚呼鴻鴈哀鳴周之民固嘗流矣而宣王能側身修行竟致勞來安集之效則轉移感動之機果不在於人主乎

戊戌傳曰星變令弘文館廣考前史入啓

壬子夜流星出立星下入女星下狀如拳尾長四五尺許色赤

壬寅遣僉知中樞府事吳祥如京師賀冬至傳于吳祥曰 大明
會典頒降與封太子事詳細聞見而來○有雲如氣長一匹布許
橫在日下色白漸移東方良久而滅日微暈

癸卯傳于政院曰明日為朝講今後視事取稟且自明日開書
筵事言于侍講院○禮曹啓曰孝子烈女自乙卯年至己未年集成
以啓事曾有傳教故成冊入啓傳曰知道

甲辰 上御朝講○夜流星出寺官星入羽林星下狀如鋒尾長
五六尺許色白

乙巳 上御朝啓○夜月微暈

丙午 上御朝講○以沈鋼為青陵府院君李楨為慶州府尹姜
士尚為禮曹參議○日暈

丁未 上御朝講正言具思孟曰頃者固城捕倭之時唐人三
十餘名並為被戮將殺之際稱大明人而束手哀乞邊將等欲
要斬獲之功一劍屠盡其為慘酷極矣豈不傷天地之和乎雖倭
人苟無作耗之事不必殺之而況上國之人乎宜今詳察推問

上曰今者捕倭之時並殺上國之人其令有司察之特進官金明胤
曰今者初入仕請囑之事臺諫啓之自上亦以為不可以此大
臣宰相皆不得請小臣聞見有限亦豈不知人而用之乎祖
宗朝既有薦舉之法載在令甲而猶皆循例為之終歸尋常臣
嘗見中廟朝別立薦舉之法多得可用之人今亦別為薦舉不
拘親疎必擇可者而薦之則自無請托之弊矣上曰國家用人
最關薦舉之事載在法典年年試取之矣各別薦舉則時或為
之無妨

史臣曰公道之不行以矣國家薦舉之法節目雖詳而其所薦
之人類皆姻婭之屬攀附之徒未聞有懷竒不市之士自山林
而薦用也今之仕進之路舉出於旁蹊曲徑而明胤乃以無宰
相請托為言其為誣罔亦甚矣

○上御晝講

戊申日微暈右珥○夜月有食之

己酉夜月微暈

庚戌日暈

辛亥 上閱武于慕堦館○日微暈

壬子以朴忠元為司憲府大司憲李樛為禮曹參判李仲樛為禮曹參議姜士尚為弘文館副提學成世章為同知中樞府事

○夜月暈

癸丑諫院啓曰國家設捕盜廳置左右大將其以管屬不為不多節目甚密而今之任大將之責者以跟尋捕獲慢不知為何事前者畿甸之境大黨以據及其圍捕之際射殺軍官臂鷹携孛公然出走而縮首旁觀莫敢誰何其責專在於軍律不嚴而措置失宜也頃者長通坊獷賊羣聚則為大將者所當設策盡獲而大都廣衢之中拒敵官軍至於射中部將此近古所無之變賊矢一發軍卒四散使巨魁脫走僅獲其妻孥脅從數人極為駭愕左邊大將南致勤請先罷後推其失捕部將軍官等請並下禁府重治右邊大將李夢麟非徒年老又有脚腫一家之內猶不得運行尤不可堪任請命適差答曰南致勤罷則似過

遞大將後推治可也失捕軍官等下禁府愛麟帝差事並如啓
丙辰 上御常參朝晝夕講○諫院啓曰銓衡之長頃於經席
之上陳薦人之法亦倣 先朝故事而為之其意甚美而世降
俗末廉恥道喪自薦舉之命一下冥頑無識之輩奔走求薦猶
恐不及銓曹若於用人之際徇公滅私則何患不盡一時之人材乎
今者既命薦舉雖不可中廢如有薦之不以公者推考治罪耳目之
官當劾薦舉之得失請勿令兩司薦舉答曰如啓○憲府啓曰銓
曹以初入仕用人之際所知有限欲得可用之人請令宰相各薦所
知合於選用者已蒙允下其意則未為不美矣但科舉之外保舉
門蔭之法備載國典而又有大學公薦之時以此擇而用之即不
患無其人今者薦舉之命一下未免有求薦之弊而薦之者若未免
循情之累則欲得可用之人而反長奔競之風雖百執事之微官
將焉用哉物情皆以為未便請還收成命答曰銓曹之長不知人
物援舊例啓請已命為之似難中廢今見諫院所啓似當矣不允
後三啓依允

戊午 上御朝參夕講

已未 上御瑞慈臺親試儒生製述

庚申吏曹啓曰司紙成守琛除授本職已久不為肅拜各別差之故雖過限不敢啓改今聞有病不能上來云請改差俸曰如啓

史臣曰成守琛今世之逸民也才識德行實為一代之推仰為人君者苟以誠心招之則處江湖必有憂世之念豈必洗耳而長往哉今者搜訪遺逸之命雖已屢下而只循諸故事非出於側席思賢之誠招之不以招賢人之禮用之不以用賢人之道緇衣無好賢之心赤芾有乘軒之譏此君子所以高舉而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惜哉

○以任說為漢城府右尹元混為同知中樞府事朴素立為弘文館副修撰○禮曹啓曰世子命字事考諸謄錄別無所據請令弘文館博考典故傳曰知道政院亦速考啓

辛酉傳于政院曰內侍府尚苑上熙藝文館檢閱安社昨日 昌

睿宗大
王陵

敬德宗大
王陵

陵摘奸時昌陵外山大角鹿一口為虎攬

斃敢載來而進獻要賞極為非矣推考可也○憲府啟曰檢閱安
社昌敬陵摘奸時不顧奉命之義妄載虎攬之鹿至於進獻
請先罷其職答曰如啓○日微暈

壬戌上御仁政殿命賓右議政沈通源贊禮曹判書元繼儉

行王世子名頊字重冠禮通源繼儉禮畢復命答曰世子不敏無

乃有失禮之事乎回啓曰世子無一失禮之事答曰知道

史臣曰冠禮所以責成人之道禮之大者也况世子為一國
之本而行大禮則所當擇方正之人以授賓贊之任乃反以
貪黷無知之通源麤鄙諂附之繼儉為之是欲世子何所取
正而其於古人重國本筮賓之義豈不遠哉

○異方雷動

史臣曰沈通源元繼儉皆以貪黷不正之人乃於王世子
冠禮正始之日主賓贊之禮則天之示警未必不由於此也

○開城府驟雨行路男子并其馬雷震死

癸亥 上銜仁政殿頒赦受白官賀禮王世子冠禮故也 ○傳曰輔德

高孟英傳教官都承旨李文馨承言色朴漢宗文繼宗體尊卓

義泉副正仁尚洗朴漢亨尚幣陳國亨各加一資文馨陞嘉善漢宗陞正憲

繼宗陞嘉善世子冠禮時賞命省非舊規也 ○諫院落曰政院居喉舌之地所當十

分詳慎而今茲大慶之日大需宣教之時大小臣民咸就賀班

莫不聳聽教書之中綱常二字闕焉聞者駭恠其所失非輕色

承旨請遼都承旨以一院之長曹不致察請命推考治罪答曰

色承旨已命推考不須遼之都承旨推考如啓 ○憲府啓曰凡

為臣子之職不擇事而安之近來人心自便成習弊將難救延

安府使李瓘大同察訪李訥全羅道都事李仲虎陪箋詣闕及以

赦文受去牌招之際稱病出歸請並先罷政院居敷奏之地凡

出納之事所當詳察况親臨頒赦之教乃誕告四境尤加詳審

而綱常二字落書於赦文之內終使綸言虧缺物情極為未便

色承旨請先罷都承旨居一司之長不能檢察請遞書寫官亦

當詳察而關重二字落書所失非輕請並先罷後推答曰公論

之教當矣都承旨已命推考不可違也色承旨適差李瓘等及書寫官等先罷後推事如啓○以李希儉為承政院右副承旨趙光彥為世子侍講院輔德宋賀為弼善朴好元為文學也特命○前三陟府使金希參率希參星州人也為人重厚簡默登第之初以速離親側為不忍累棄官歸家清論許之不喜交游不事紛華居家儉約無意營產室如懸磬以三陟府使辭歸鄉里而卒

九月甲子朔

乙丑憲府啓曰宦寺濫授官爵自古所戒尚膳文繼宗無可酬之勞而親授百官加物情駭恠刑餘之人濫蒙寵命非但有累於一時之政體必將貽患於後世所關非輕請速命改正答曰傳命出入之一宦豈不給加乎不見天啓不見○日暈

丙寅 上御夜對

丁卯 上御夕講○夜流星出奎星下入天倉星狀如拳尾長三

四尺許色赤天中乾方電光

戊辰傳曰世子年幼文廟酌獻禮時獨入殿內恐或失禮陪從
內官並入殿內何如此乃一時權宜之事禮曹與三公瑞原府院
君同議以啓禮曹啓曰議諸三公及瑞原府院君則皆以為傳教
至當使內官二人侍入無妨

史臣曰文廟是奉先聖先賢之地而宦寺乃腐賤陰穢之人也
世子之入聖廟也既有師傅侍講之員豈有獨入失禮之患哉
為禮官大臣者所當正救而非徒不為正救又從而順之可勝
嘆哉

○上御晝講

己巳以陳寔為義州為牧使

庚午夜月微暈流星出外屏星下入東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三四
尺許色白

癸酉別試試官洪暹尹春年等出榜後復命 上傳于政院曰
凡科場出題所當各異而二所發問咸琬內豎強藩之事而一既
亦有西漢亡於外戚東漢亡於宦官唐亡於藩鎮云詳略雖或不

同大槩一意此何意也問于一所試官而啓之又傳曰凡發問多士策貴時弊今觀題意憂時憫世溢於言表予益嘉焉然策題云治亂之端已朕於二者之外歟此正指何弊耶問于二所試官而啓

史臣曰咸曉官寺正為當今之弊則宜乎樂聞思得救弊之策而反詰問其出題之意何也蓋上心既偏於二者故一見其語遂有不悅之意惡聞其過甚矣

二所試官洪暹啓曰凡試場發策試士之際例舉時事歷代政治等事欲觀諸生學識見聞之如何頃日策題製出之際亦循舊例拈出治亂二事以為問目其中所謂已朕於二者之外者蓋欲使諸生講論士習不正紀綱不立二弊引而不發此外無他意料傳曰予以否德叨主臣民無救弊之事有闕政之多常懷憂世憫俗之志而今者題意合於予心良用嘉焉但豈無可出之題而教養青衿敢以表世亂亡之事發問耶可見試官正直之心啓意知道

史臣曰衰世亂亡之事治世明主之所宜鑑而自
上惡聞至於此極何也蓋試官所問咸晚宦寺之弊似有意於今日故上
有此教噫人主若惡聞亂亡之事則諂諛之徒必鋪張粉飾以
為取悅之辭而雖有危亡之禍迫在朝夕莫敢有言者矣豈
不殆哉

一所試官尹春年啓曰發策之意泛舉老儒常談之事欲觀諸生
熟讀古史之意也別無他意且與二所所出之題偶與之相似也在
前進士會試時兩所皆出黃金臺賦東堂初試時兩所皆出張良
欲必赤松子遊論兩所或有偶同之時此亦偶相同也傳曰自前雖有
偶同之時今後則可勿為相同也

通懼類執政伸救得免
遲及春年皆備疾辭職

暹等長禍不以實對其不忠直可
見李樛惡之欲嗾兩司論之物情

史臣曰時沈通源李樛以椒親擅弄威福而樛尤被上信任其
黨與布滿朝列勢焰隆翕朝政日紊人皆知其斲喪國脉而莫
敢有言樛等乃托意於策題其辭婉而彰固宜惕然覺悟逆逐
姦邪顧乃厭聞而反詰之是所謂安其危利其菑者其蔽也深

矣時尹元衡李樞李權相乾樞李被寵春尹春年以元衡瓜牙樞樞李其權勢而發策云

○成均館進士朴應立等上疏曰臣等伏聞王世子入學之時使官
暨侍入於聖殿之內此誠千古所無之事而創見於今日名忝國
庠寧無一言哉 殿下以世子年幼欲使內臣扶護也然國家設
侍講之院備師傅之員者所以保其身體傳其德義也升降揖遜之
際使正人君子扶持保護有何以闕而必使陰穢之物褻近於聖座
哉嗚呼正始之道不可不謹輔導之方尤所當盡四方之士環聚橋門
具瞻貳極首祀聖廟禮已盛矣刑餘賤物猥廁於肅肅雖雖之地
則孰不驚心駭目傷 殿下教養之失道憫世子狎習之非人乎嗚
呼臺諫不言宰執順之失儲貳之輔導汚先聖之廟庭臣等恥之
伏願 殿下亟收成命用快輿情答曰觀此疏辭諸生尊敬先聖之
意則雖似可嘉然不深思而論之也予計則必暗淺矣大臣豈有
苟從之理乎不可改之

甲戌 上御晝夕講○執義朴大立司諫李世琳持平金億齡獻
納李翎正言具思孟啓曰王世子文廟酌獻禮時欲令宦官

入侍聖殿下議大臣而定之此自 上慮其年幼或至失禮也
但刑餘除穢之物不可猥入而臣等俱以庸劣待罪言地不即
議啓大學首善之地而公論之呀在觀其疏意辭切義直臣等
不言之罪固不得辭矣請命逆臣等之職答曰與大臣講議定
之大臣之計豈偶然哉何敢以狂生之妄論輕易辭職乎宜勿
辭○兩司啓曰王世子酌獻元聖乃禮之大者而宦寺陰穢之類
入侍聖殿之內祇徒環橋觀瞻之輩有呀缺望亦恐清穆之
地褻慢之辱莫甚於此雖自 上慮其年幼失禮必欲扶持保
護而自有僚屬可以侍入况殿內不至深邃亦有贊禮之官豈
可使刑餘之賤猥側其間以累正始之禮乎物情極為未便請
速還收成命答曰不久○成均館典籍徐希呂 上疏曰臣伏見
王世子天質至美方在冲年豈窳夙成周旋中禮請聖之時固
將無所待於他人扶翼之力而 殿下慈愛之深眷念之至恐
世子以其非所常見之事非所常接之儀而卒然臨之或有所
未能盡禮欲使常所親近之人陪奉擁護使得盡禮終無違悔

此殿下之至情也臣伏念世子入學之儀乃禮之大者其可顧藉於宦寺之贊助乎臣謹按書所謂奉嗣王祇見厥祖者伊尹也傳所譏負成王朝諸侯者周公也今之侍講院師傅賓客其責任之重固不讓於商之伊尹周之姬公也何必舍此而他求乎伏願 殿下亟從廷議

乙亥王世子入學行文廟酌獻禮○傳于政院曰凡議國事論朝政人君可與大臣宰相該曹為之而近來人心滄薄風俗不純不知有雷霆之威人皆欲論議國事謗訕朝政自古帝王仁威並行而予則素以不敏又無紀綱蔽秋霜之威行姑息之仁故也予常痛憤不勝寒心今者世子入學雖禮之大者以幼弱之氣入廣殿之內宦寺陪入偶一時權宜之事故予與大臣禮官講定而諸生妄論微官陳疏臺諫又啓之以致騷擾予不知其意也但臺諫之論啓職分之當然而諸生之議雖是妄論亦不至太妨也徐希呂之疏則明經術識治體國子堂上非止一二而希呂妄自獨論多有不恭之語辱君上侮大臣譏該曹

莫甚於此至為非矣諸生之論不須信也希呂之疏尤不足取也
但予深思之則神位前嚴重故雖以人君之尊內官不得侍入世子
雖幼當謁聖之時宦官入殿於事不無未穩莫如不入之為愈也
輔德弼善挾左右助事禮曹判書陪後教導承言色二人在殿外
階上引頸而望論說未盡之事可也○夜流星出天則星入南方天
際狀如拳尾長四五尺許色白

丙子

上衞仁政殿宴君_丁臣為世子入學之慶也

戊寅弘文館副提學姜士尚等上劄曰伏以人主有雷霆之威而
恐臣下之不敢犯也故必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苟或
威其威而莫予違則忠言不聞亂亡隨之矣臣等伏覩頃日徐
希呂上疏之後下政院之辭不勝寒心焉王世子冠冢而齒胃
禮之大也端本正始不可少有苟且之舉而希呂職在國子目
見非禮有所未安於心而敢陳疏以聞其論非過激而其志誠
可嘉也 殿下始以嚴辭而折之終焉勉強而從之日月之更
人雖仰之訕訕之色已著於辭氣之間斯言一出中外傳之凡

在臣僚莫不悚懼臣等恐諱言之端從此起也古者諫無官朝
有闕政人人得以言之故言路廣而君無過舉降及後世人各
愛其身君不聞得其過於置諫官焉諫官之設表世之事也
諫官之外若有言之者豈非明時之一大幸也大抵人君一
之幾所係甚重不可不慎而殿下頃於試官復命之日特詰
策題問目之旨此近於盡人之情而掌試者皆懷不自安之心
恐非設科策士委任於有司之意也况往古治亂後世龜鑑茲
問士子使之敷陳得失者未必無補於治道也若厭表世亂亡
之事至諱於策士則信難乎其為言矣嗚乎使人皆避越職之
嫌而不敢言又將擇言於文字辭章之際則其弊終至於舉一
世舍默而後已也豈非有國之所深憂也伏願殿下留神焉
荅曰觀劄此論可識玉堂匡救之誠予雖不敏不豈樂聞但希
呂之疏雖出於愛君臨大禮輕率論之故喻予意而已策題之
辭雖引古而發問教導諸生似不純正故而辨邪正而已人君豈
徒唯唯而已乎人臣之不能進言非美事而帝王之不辨是非

亦不可也當留心焉

庚辰以李文馨為戶曹參判朴大立為兵曹參知皆特姜昱為

承政院都承旨權信為司憲府執義是政執義有闕上命以

職入頗河晉寶為世子侍講院司書崔弘憫為說書掌令提望信以掌令為

辛巳上御弘化門外觀騎射又命科次儒生製述赴會試直

○傳于政院曰明日瑞慈臺之宴舉朝宰相侍從皆入參兩司及

京畿監司慎希復以清邱時師亦入參

壬午上行曲宴于瑞慈臺以御題律詩命左右製進又命武臣射

鵠賞賜有差命左右插菊花既醉之後羣臣多有岸帽者其仍

擇能飲者若干人飲以大杯又酌以一鍾命屬于左議政李浚慶

曰卿於前年翠露亭之宴以病不參舉此罰卿至暮各賜燭而

退

史臣曰國家設臺諫之官者所以為人主之耳目而察其是非

者况曲讌非朝廷宴饗之禮而司耳目之責者亦預焉是導羣

臣於嬉遊之間而曾莫之省也豈非失禮之甚者耶所謂臺諫

者如此其何以振肅紀綱耶

癸未領議政尚震等進箋陳謝

臣等進爵製詩仍賜黃花又賜

蠅以寵末之恩眷之隆復出尋常謹奉箋稱謝者伏以千
門清共遇生聖之會雲天澤霈盛荷在鑄之恩撫躬何堪
難報伏念臣等非處用學味通方棄會休光只露雨露之
素餐尸位有何消矣之禔方懷罔功之憂遽承非分之
以術許簪黃菊之能不醉無歸野傳紫霞之醞稱解非漢
舊賜燭邁宋朝之榮豈但二時之義談抑亦曠代之殊遇
伏遇一張一弛邊文武之宏規遂合樸楸之微才均蒙湛
異教臣等敢不永肩素節益勵丹衷協恭同

寅庶彈匪躬之責舞手蹈足恒祝齊天之壽

答曰觀卿等謝箋識

卿等美意君臣之間不可阻隔公卿侍從禮當厚待勿辭

以尹元衡為領中樞府事

元衡患足腫解職在宣故瑞慈臺之
會亦不與焉宴壘罷上命明日為

甲申上御朝講領經筵事尚震曰徐希呂適為學官之官見有

夫舉之事恐終有弊故上疏論之臣等以為聖殿至嚴之地世

子幼弱恐驚動故今宦寺侍入希呂懷儒者之心敢陳疏以聞

自 上終雖用其言初不樂聞下情深以為未安且試官出題

兩匹偶與之同也而自上以衰世之事策士為祿至於下問

政人莫知其故及是復元衡職

為元衡有憾於瑞慈之不與也

洪暹自聞此教廢食惶恐憔悴欲枯沈通源謂之曰自 上不隱
其情而通達如此勿以為懼云自 上須於言路優容開納雖不

中之言不用而已

丁亥以安瑋為戶曹判書吳謙為司憲府大司憲譚前為大譚

影金弘度等似非其情其後世其無及又多是職人有矣其糊塗者

已丑 上御仁政殿親策儒生曰國家安危係於用人一君子進

而衆小人退一小人進而黨類乃熾陰為不善陽欲掩之假托公

論實濟私謀竊弄威福箝制士林屢失而不知悔見非而不知遠

復起趨結漸成禍基終使人主孤立於上豈不大可畏哉惟我

東方 列聖相承德化大行紀綱振肅宜冰炭薰蕕之不同器而

乃自 先朝姦人或起幾危 宗社指上乙巳之事不勝寒心豈

聖朝之不能辨而致此抑亦關於時運而不能免者耶逮乎昧

末雖曰不明羣賢布列可無此憂但世降俗末習成澆漓他日

幸有姦黨潛熾竊欺白日阿附權門欲售其術者則其可防微

善處潛消邪膽耶舍忍縮手以竢養成乎何為然後上下信結

君臣義全以圖萬世無虞之策乎人主之德莫如仁明武而予
之焉其於進退人物不亦難乎御題也識者皆疑其仍幸慕華

館親試武才方午時大風忽起傾覆帳幕侍臣顛倒以避傳曰

大風如此固非人力所能制然該掌官不為審察其設幕堅否推

考可也掌令宋賀止言具愚孟啓曰凡舉動之時帳幕排設所

當十分慎察而不為堅實以致因風傾覆幾至壓傷入侍之臣極

為駭愕蒼黃奔救之際事體亦甚顛倒次知內官司鑰及典設司

該掌官請並下禁府推考答曰已命推考不須下禁府三啓從之

庚寅權纘率性狡詐媚忌丁巳年間金弘度竄黜之時陰囑崔媧

等一網打盡且貪鄙善營業多取民田滅獲以致巨富教誘鄉曲偽

得孝名猥加超擢為公論所棄

史臣曰纘性陰邪險毒嘗自其咸昌鄉家到惟新將由水路還

京縣吏慢於整理舟楫纘噪之為大司憲輒指其吏為李洪

胤之黨擬致拷訊吏不勝其苦遂自誣服啓送禁府獄竟致

於死其傷人害物如此

辛未德陽君岐

上之庶兄也

啓曰妻父權續嫡妾俱無子小臣子豐

山正宗麟自其初生奉巢長養倚托身後之事又於臨死撫而

語之曰我之有汝情重親子吾死之後汝當服喪無使我竟為

孤魂云非徒言甚哀惻宗麟亦念恩義深重哀傷號痛欲服喪

經以谷外祖平生願意情甚哀切未忍禁止且於大典有三歲

前養子即同已子之法雖路人之子若養在三歲前亦當服

喪况宗麟以外孫收養於三歲之前恩義情法俱為切迫不得

已使之服喪 上命議于三公領府事三公等議當服喪上從之

史臣曰以外孫養於外祖恩義雖切然節後外孫春秋譏之

則為禮官者固不可從外祖之亂命循一家之私情以毀禮

法而禮官順之大臣苟合可勝惜哉

壬辰憲府啓曰豐山正宗麟自三歲前寄養於其外祖權續之

家以續遺命許服其喪以外孫為嗣非徒在禮無可據之文考

諸史籍其是非之詳俱著於賈克之謚議况宗麟以德陽君岐

之長子捨其父而禰其外祖行斬衰之服豈可循一家之亂命

以亂人倫之大經乎假使受恩深重情理迫切外孫非路人之
比亦當自有其服猶以為未至也則揆之法典亦不無善處之
道自 上既難其事咨訪大臣大臣只從一家私情為苟且之
議為禮官者亦順成其非至為未便請還收成命該曹堂上郎
廳並推考答曰宗麟服喪於法似為不當故下議于大臣禮
官也常時或以收養情義重大者則服喪又以衆子例為之者
此亦非如繼嗣之例故大臣禮官之意如此也不須改之而禮
官亦不須推考故不允○以趙希文性純厚多才但應為兵曹
佐郎朴素立為弘文館副修撰

十月癸巳朔

乙未慶尚道禮安縣有女一產二男一女

丙申 上御朝講大司憲吳謙曰近來公道日亡虛偽成風嘗
觀守令等以善政立碑之事守令善政者雖間有之或有交結
品官以杯酒為歡遂成腹心甚至除賦役而賂官物以為市恩
之地品官感恩役愚民而立碑若果有善治之實效則監司

啓聞該曹覈實然後雖以一言褒諭亦恩寵也乃以巧計釣名如此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以鄭惟吉為議政府右叅贊李樛為吏曹叅判

史臣曰余安老之當國也雖賄以爵人其人為守令為百執事或波臺諫論劾亦未嘗以此反中言事之人故雖其凶燄方張之時公論稍得行焉近日之權奸如李樛輩則不然官以賂成又招乎臺諫戒以多駁箝制公論以此雖至無狀之人一結權臣終始祿位豈不痛心矣乎抑其威權此盛於彼而然歟抑小人專擅之謀無所不至而然歟噫此可以觀世變矣

朴淳

端雅且有詞華但多偏狹弄持

氣

為司僕寺副正朴應男為議政府舍

人金鎧為平安道觀察使

丁酉

上御朝講○憲府啓曰今年農事不實民方救死不贍

功臣仲朔之宴非如大禮不侍已之舉自上既念民食不饒命停進豐呈憂民之意至矣報享勲舊之設獨可行於凶歉之

年乎物情皆以為未便請命停寢答曰功臣之宴予於即位後
無度為之耶固不可停故不允三啓不允

戊戌 上聽朝啓尚震曰義州牧使陳寔無弓馬之才故臣等

與備邊司同議皆欲勿送自 上以為以為備邊司郎廳必知

方略不須逆之然昨日聞鴨綠江西有獐子聲息物情皆以此

人守邊為懼矣定州牧使李壽鐵可合義州而家眷往來迎送

有弊當日為政文臣中勿論堂上堂下差出明日內下送何如

臣與李浚慶之意則皆欲勿送陳寔而獨通源以為寔是好人

豈不善措戎務乎當和味為是州大臣皆欲勿送而通源然

臣見其為人則疎迂一雅儒耳果不合也 上曰當初以陳寔

以為備邊司郎廳故命勿逆矣今聞聲息如此而况李壽鐵方

以假將往在義州以其道相換有何迎送之弊乎以陳寔代定

州李壽鐵差義州○夜流星出虛星入北落師門星狀如拳尾

長一二尺許色赤流星出柳星下入東方大際狀如鋒尾長四

二尺許色白水星見於東方

亥 上御仁政殿放文武科別試榜文科取進士閔德鳳等十八人武科取忠順衛李夢祥等十九人

壬寅 上御仁政殿行功臣仲朔宴傳曰子於十六年來以廢功臣之宴予意豈安今日初設此宴宜共盡醉仍賜賞有差

史臣曰國家待勲勞之典雖所當舉然不視歲之豐凶而苟行之已為非矣况不計人物之賢否而混施官爵乎狗尾續

貂之譏正在今日矣時金明亂驟陞宗祿朴漢宗既於此子冠禮時授正憲今又起陞崇政林九齡

則草野鄙夫申秀涇則克惇無狀崔彥浩愚劣無識尹敦仁驕妄自恣安世遇論邪小人鄭瓚驕愚無識皆受賞加人皆

以為猥盪○林九齡百齡之弟也乙巳年與鄭順朋子瓚尹元衡從叔敦仁輩昏夜潛伺宰相家蹤迹詭秘有同鬼域柳灌

等被禍後並冒功臣號累遷陞堂上為人貪凶縱恣居家無行有同禽獸屢典郡邑俱事剝削所全民皆怨苦流散○申秀涇昔與

尹老元具倫推上仁廟聖筭其不臣之罪極矣以其子穢尚公

主之故臺諫莫敢論王法不加而反錄於勲籍人皆痛憤欲食其肉

史臣曰嗚呼乙巳之事其可忍言哉姦克得志上欺君父殺

竄士類空人家國其不亡者僅一髮耳而又以衛社為名冒

錄偽勲通天之罪可勝誅哉乃朔宴以寵之增秩以崇之是勸人臣以樂禍也亂何由弭乎痛哉

癸卯諫院啓曰今者行仲朔宴之後親受重加者多至十二負物
情極為未便推恩之典一至於僭若是則未知他日將何以繼之也
靖國功臣成慄衛社功臣韓景祿金明胤朴漢宗宋麒壽萬年宗室
寶城林九齡申秀涇尹敦仁崔彥浩安世遇鄭磧加資請速還收成
命答曰予於昨日初行功臣宴恭酌前例而為之不宜輕改故不允
甲辰憲府啓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蓋報德以官酬勞以賞賞
功之典蓋非一道而惟官與爵乃帝王所持以酬德之器而所
與共理天職之具雖在微細猶當慎重而况崇高之秩金玉之
章一日濫施之濫至於十有二人之多此豈守文平世之所宜有者
乎成慄韓景祿金明胤朴漢宗宋麒壽萬年林九齡申秀涇尹
敦仁崔彥浩安世遇鄭磧加資請亟還收成命答曰予意盡諭
於諫院何必煩答乎不允後兩司累啓不允

乙巳 上御朝啓

已酉雙虹見於艮方色內赤中青外黃

庚戌左贊成洪暹以病辭職

上命並適世子真師

以於經意朝直言

後入試官以威晚事發於策題由是積行去探議同誣說上惑於說遷鬱鬱無聊因成疾困憊之色見於言癩王是謝病辭職以避

壬子以沈守慶為全羅道觀察使姜暹為掌隸院判決事

癸丑舍人以三公意啟曰常時迎護軍聖節使柳等還到

姜英等被害平安兵使金秀文一二名未及之時或有之矣至

於三十名之不到未之有也團鍊使必受賄於軍士而然也為

節度使者另加檢舉無遺抄送可也而雖然不知乃至事莽然

後如此啓之至為非矣節度使團鍊使請並推考治罪黃海

道盜賊大熾官吏齊民皆畏中害任其自恣莫敢誰何監司兼

節度之職而未聞有檢督列邑措置捕捉之事深為未便守令

中如有不用節制畏縮縱賊如前日之為者依軍令決罰勦捕

不遺使生靈安接事請監司處下書且七站金郊直乃一路要

衝之地盜賊常由以往來察訪得人則乘機捕捉在所不難姜

侶武班中可用者請除其道察訪沿路各官精兵量數抄給專

責捕賊何如鳳山為獐賊魁首窟穴之地本郡守令須以武班

擇差李欽禮為新溪縣令銳意捕賊坐卧弓箭不離於身人

皆稱之請陞為此郡之守專責捕獲新縣令亦極擇遣答曰皆如啓

甲寅兵曹判書權轍等啓曰黃海道獷悍之賊措捕之策三之已啓矣近聞賊勢日漸熾張至稱官號出入列邑橫肆無忌或有守令不知而接待者云至為駭愕賊徒聞其本道追捕之聲則例必投入於平安道成川陽德孟山江原道伊川之境而未聞兩道監司兵使措置捕捉之策至為非矣請並亟下書秘密捕捉且獷悍大倘自黃海道劫掠財物或販賣於開城府或來接於都城之內間巷之間亦肆劫奪令捕盜大將秘密跟捕而曾未聞措置捕捉至為未便大將及從事官等請推考以懲其慢部將軍官等依事目治罪禁軍則除下各別擇定答曰皆如啓

乙卯以元混為戶曹參判李文馨為弘文館副提學

過失人多 怨之 李欽禮為鳳山郡守

丙辰四方沉霧

丁巳吏曹判書金明胤啓曰小臣在草土中得蒙

聖恩常懷

兢惕

明龜在夏服上年老勸肉

昨日忠勲慰訪時特遣中使承旨又賜酒

樂 聖恩罔極仍進箋以謝傳曰觀卿謝箋識卿美意惟卿以

耆舊參勲勞予嘗嘉焉前者勸肉饌昨日賜酒樂皆循古事也

卿宜勿謝

明龜當乙巳李芑構禍之際誣告鳳城君圖參進錄之功至是論附李擇恩寵卓殊至以耆舊參勲稱之則獨

不愧於心事

○坤方雷動忠清道石城林川恩津大興黃海道載寧康

翎全羅道高敞臨陂潭陽靈光泰仁沃溝長城雷電

已未領議政尚震左議政李浚慶古議政沈通源啓曰近日氣候

不調正當冬月虹見雷動與夏無異此必人為感召以致失節而然

也臣等俱以非材苟忝台鼎其於天意人心皆所不厭致此變異

職此之由惶恐罔措請免臣等之職以答天譴答曰冬月虹見雷

動皆予否德之致卿等宜勿辭再啓不允

史臣曰宰相之位豈不重哉然贊化育調劑陰陽一事之失宜

一物之異常皆必當責也是故丙吉憂牛喘李沆上水旱良以

此也今觀冬月虹雷變之大者上無側身修行之效下乏調和

寅亮之德例辭而例答徒事虛文然則今之應天事君未知

日宗大正實錄卷一 二十一 六

誠耶假耶

庚申諫院啓曰黃海一道為賊淵藪白晝殺越道路阻梗載其
物貨窟穴於京至假以朝士之號稱其監司之族覘其虛實其
謀難測此近古所無之變豈不駭愕跟尋捕獲雖在於守令而
威令之出實自方伯觀察使柳智善受委專制任澄清之責而
下界之後今至三四朔其於捕賊方略了無所措竟使大倘名
為族屬而橫行亦未聞具由馳啓物情至為未便請速遞差以
才兼文武威望素著者各別擇遣期於殄殲以靖一方答曰如
啓

辛酉良方虹見兩雹交下大如大豆

壬戌以金明胤為議政府左贊成鄭士龍

性貪者罔利權斷一

疎正室比附權奸不容

於清議但能詩久典文柄為工曹判書曹光遠為崇政大夫判

中樞府事也

持加

宋麒壽為議政府左參贊元繼倫為吏曹判書

蔡世英為議政右參贊鄭惟吉為禮曹判書許擘為成均大司

成洪天民為通政大夫工曹參議也

持古

金德龍為黃海監道觀

察使成義國為弘文館直提學金百鈞以陰邪之資出入李為

典翰柳從善為應教朴謹元為副應教黃端為校理姜克誠思

穎脛有能詩聲為入軟熟輕為副校理崔顥為修撰尹仁涵為

博士尹斗壽為著作已上依次金添慶為兵曹正郎

十一月癸亥朔

戊辰以李揆為同知成均館事慎希復為禮曹參判成世章為

兵曹參判李戡為京畿觀察使上以叔親不次擢用一時如威

無不受恩至於揆上齊特隆探憑籍思寵弄權柄輪蹄

誠為濟州牧使趙德源為司憲府掌令○雙虹見於艮方色內

赤外青兩霄交下大如榛子

辛未夜艮方有聲如雷流星出天倉星入八魁星狀如鈴尾長

二三尺許色白

甲戌 命退贈韓蘊職先是因蘊妻上言下大臣議至是議以

為宜施褒獎遂有是命達築城隋之後竟未得蘊死以為死節

其妻請甄施褒

戊寅諫院啓曰奉常寺正金彥瑒性偏媚忌事多反覆妄生議

論謀欲傾軋美士尚為吏曹郎官府堂上欲以彥瑒殿樞官士

素薄其為一人曰醉到友人其家其人與彥瑒樛蒲戲謂友人曰

何與比等人為戲年彥瑒大怒謀欲頃軋至謂大立以崔摶等

無罪云不容公論久矣今為本職責設公備飲會頻煩下人不

堪至與怨罵如此之人不可一日在職請罷軍籍國之重事不可

不以時舉也但今年凶歉近古所無若至明春舉皆餓殍雖講

究荒政猶恐不得其賑活况復動搖其心哉自聞軍籍之令無

恒產之民已為駭散至於焚其廬舍而有一村皆空之虞齊民

一散安集其難豈不矜惻請姑停之以待明年秋成為之答曰

金彥瑒事如啓軍籍事啓意當矣但當與大臣該曹議處

已卯 上御朝啓

壬午以南致勤為漢城府判尹特旨李愛亮為司憲府大司憲

癸未 上召對賜酒入侍經筵官等于內廊傳日日寒甚欲親

臨賜酒而必不至醉故特賜于內廊各盡醉可也仍出御題詩律

命製進酒半侍讀官金百鈞與中使狎戲無禮至於抱項合口

附耳細語人皆目其善諫焉

甲申 上御朝啓○夜月暈

乙酉 四方沈霧日暈

丙戌捕盜大將金舜臯啓曰側聞黃海道獮賊林巨叱正同黨

徐林者變名嚴加伊來接于崇禮門外伺而捕之推其所犯其

言曰去九月初五日其黨聚于長水院欲持弓矢斧斤乘昏入

城打破典獄署獄門出其魁林巨叱正之妻前日長通坊掩捕

走只獲其妻三人破五間水口而出其處守直之軍雖或知之皆是殘

卒一矢可劫其黨有二人難之者即並殺之後聞其妻將屬刑曹

典僕而止焉且將以來二十六日又會于平山南面馬山里居同

黨治匠李春同家議殺新鳳山郡守李欽禮蓋以欽禮曾為新

溪時多捕我輩今陞本職先害此人則非徒可以立威我輩亦無

後患云此等言雖不可盡信原其情狀極為兇慘部將一人軍官

一人發馬速遣及期馳往與鳳山郡守李欽禮金郊察訪姜侶秘

密跟捕何如傳曰如啓宣傳官鄭受益並給馬急送○日有兩

珥

丁亥禮曹啓曰冬雪必厚履阡陌然後蝗虫入地土脉滋潤將有
來牟之望世以臘前三白為豐年之兆者此也今當沍陰之月尚
未見滕六之降古事有祈雪之舉敢稟答曰啓意當矣速行可也
史臣曰商王六責甘雨滂沱宋帝露立御服濡濕然則人君格
天之道只在於誠而不在於祈禱之末章章明矣今也上下之間
無一切已之刻責徒講應行之故事以若所為求若所欲不亦
左乎

○日微暈夜雨雪交下雷聲大作

史臣曰雨雪下而雷聲作異之甚也時權奸據國政柄下祲陰
盛陽微事應不差

庚寅黃海道黃州有女一產二男一女

辛卯宣傳官鄭受益啓曰臣等今月二十五日入黃海道界金
郊察訪姜侶曰吾則無所領之軍當往平山與府使蔣孝範同
議出軍直往于御水洞在平山北面爾等速往鳳山與郡守李欽禮

起兵來會合力捕討臣等疾馳二十六日到鳳山二十七日會御水洞兩軍約五百餘名及到馬山里賊七人已先登山高林深谷出入追逐之際賊等從谿谷下走延千齡改乘姜侶駟騎與鳳山軍士一人從山下徑進要其歸路千齡及軍士皆死於賊千齡之馬亦被奪去臣等欲跟尋則日已昏黑山亦險阻逡巡之間恐陷賊謀不得已回軍抵半山雞已鳴矣傳曰知道

十二月壬辰朔傳于政院曰密諭三公領府事兵刑曹堂上及左右捕盜大將會于古兵曹仍以封書下曰予以否德叨承丕緒夙夜戰兢十有六載連歲凶荒黎庶流離西海盜賊之熾聞之已久措置既嚴而恣行無忌至有欲害李以禮打破典獄署等語已為駭愕而昨見鄭受益等啟辭部將延千齡為賊所殺又奪驛馬而去云安有此等事乎前者賊起京城官軍劓辱既非一再今又如此鬻擯國威邦綱大毀可為寒心反求其本則如予不敏之君在上教化不明澤不下究加以列邑守令侵虐民生繼以軍籍多事不安其業散為盜賊姑幸目前之生不

念終就于戮哀我黎氓勢至於此一矜一愧但日月漸多已為
巨患誠非細慮不可尋常處之而追捕之策每因循前例別無
大舉頑民何所懲而畏哉乎予意以為黃海平安咸鏡江原京
畿等道各乏大將一員以勇健諳鍊者擇差各率驍勇軍官七
八人以捕盜為已任何如此非如鼠竊狗偷之比固宜另加措
置故議于卿等其招撫安集之策示威弭盜之方商議以啓大
臣等議啓曰盜賊無世無之未有如今日之極熾也此非尋常狗
鼠之比乃叛逆之劇賊也射刺部將先後相繼辱國損威莫此
為甚不可不乘機殲滅痛絕根柢但京畿黃海平安咸鏡江原
五道各定大將則不無騷擾之弊令兵曹擇從二品武臣二員
稱巡警使下送于黃海江原兩道而黃海則境連平安江原則
畧接咸鏡如尋蹤跡則越道捕探京畿密近京禁自可聞竒即
赴開城則都事以武官掌兵可以窮捕也獷悍之魁嘯聚齊民
遂成大黨如獲首謀則脅從可赦况無辜之民多有牽連亦可
矜惻究察情迹宜加撫恤窮村之民畏其報復不能拒却在所

不免輦轂之下不畏國法利其分財容隱賊黨者比比有之今
刑曹考閱窮極推治聳動聞見至於外方容隱養賊者令其道
方伯秘密訪問依律痛治尋蹤陳告者出奇捕獲者論賞賊之
悔悟自首者勿治使之復戶安業其他未盡之條令兵刑曹巡
警使同議磨鍊以諭八道何如李浚慶在家議曰臣意與此同
但別遣宣傳官則所當極力追捕而處置稽緩規畫踈迂同行
部將至於被殺辱國莫甚宣傳官宜重治同事守令等令監司
決罰使之立功自效

矣已憲府啓曰今之捕盜不可尋常措置遣兵嚴討勢所不已
但聚而為盜散而為民出沒無常非可驅而得捕也如使守令
乘機戮力亦可圖捕况監司有文武之才嚴勅列邑一心捕獲
亦不難也何必特遣巡警使徒為民弊而已耶今年凶荒兩道
江原黃海尤甚其奔走供億之人皆是飢餓之民恐有寧逢盜賊不
遇巡警使之寃語也如不得已擇強壯之人稱為捕盜將往與
守令同事則庶或可也巡警使無益於捕賊而貽弊甚巨請勿

遣之延千齡輕慮挺身自投賊手以貽國恥固不足道為同事之人則固當留屯經夜期於跟捕而後已可也而先懷畏劫收屍馳來達夜而止其不畏王命虧損國威莫此為甚請宣傳

官鄭受益部將李義植及平山府使蔣孝範鳳山郡守李欽禮金郊察訪姜侶並依律痛治答曰黃海盜賊極為駭愕必當遣將致討期於勦捕故昨日會議巡警使之行不得已定之國之大事豈徒以歲之凶荒輕易停之哉勢難更改然當更與大臣該曹議處鄭受益李義植已命下獄推治蔣孝範等且令監司決罰使之立功自效孝範等合於捕盜之任不可遽治以依律也且李欽禮以捕賊黨五人亦功過相准故不以領議政尚震議西海之賊非若倭野人其衣服言語與齊民無異叢散無常人不殺告則雖動千兵下手無地不得已使諸委情狀者潛伺密告然後守令以輕兵掩擊則其事可諧若遣將臣先聲纔到賊輦鳥散徒勞軍民勦捕難必臣之愚意如是而昨日會議時自上下教懇惻且事近敵愾故乃從衆策今見府啓與臣

之本意相似專責方伯守令得功者重賞玩怠不效者重罰則日月不多窮盜可掃雖不遣將亦非失策

史臣曰震既知不可何必從之如其已從又何遷就書曰爾無面從退有後言此豈大臣謀國之道乎

左議政李浚慶議見憲府所啓之辭其令守令跟捕而監司嚴勅之意蓋慮秩高使命貽弊軍民之故也其意不為無理但賊勢猖獗至殺討捕之官縱恣無忌至於此極朝廷安可平平然置諸尋常之域而不為動念耶巡警使已為差出區畫亦定不必更改要敕使命凡自奉務其簡約以除弊端而已右議政沈通源議曰黃海之賊不有國家射殺命使非盜賊之比乃叛逆之黨其逐捕之方不可尋常今此之行若見年少望輕之人則列邑守令名位相等不甚畏憚何能殺其號令而為之節制哉不得已巡警使下去然後一道之內先聲大振盜賊畏怵庶可宣布國威可以殲滅鼠輩也巡警使有識老將豈敢妄自作弊以病一道哉如曰有弊巡警使與捕盜將一也會議已定似難輕改尹

元衡議憲府所啓其意甚當但延千齡被殺事此近來所無之

變前者奪取瑞興獄囚之事辛輔商為瑞興府使時賊人妻子

圓官舍一隊直趨其獄力破田鎖載其妻子而走亦甚駭愕而其時適因草密未得

跟捕故獲悍之徒猶弄潢池之兵至於戕害王使辱國極矣今

又尋常措置則民之受害却恐有甚於奔走供億之弊也今遣

老將彌稱巡警先聲雖重果似無益擇遣年少驍勇之將與守

令同心盡力期於必捕可也傳曰國之大事會議已定不可不

大張兵威以雪國恥也巡警使可下送○四方沈霧日暈戴內赤

外青日左有直色內赤外青

甲午以朴啓賢為承政院同副承旨成義國為弘文館直提學

乙未黃海道巡警使李思曾江原道巡警使金世幹拜辭傳曰

州等委任非輕當簡約驍從自奉不侈嚴勅軍官勿令作弊巡

行列邑探伺叛賊蹤迹密約設伏登時捕獲務要辨別勿致玉

石之俱焚常與監司密議措置毋喜功輕處如有誤事予當不

饒賜物勿謝

史臣曰上既曰捕賊非如捕倭然則兵家秘機已洞 睿鑑而奈之何只為鼷鼠而輕殺千鈞之弩哉彼衣服言語同是齊民官家動靜靡不知之潛伺密捕猶或不得况二將同發先聲甚大者乎徒見凋弊驛路糜費供億臣未知其有成也兵曹啓曰兩道巡警使各精兵五十名抄率如聞賊竒使之聲時追捕且於留鎮處勿令軍士侵擾民間若至久留則裹糧為難題給料食俾無怨咨事下諭巡警使及兩道觀察使何如傳曰此啓甚合予意政院其以此言于巡警使○四方沉霧日右有岬丙申傳曰近來政院之事頗多踈誤已為未便昨日巡警使處精兵抄送事已命下書于監司而發兵重事茫不致察自上問之然後方始覺悟上若不問則可仍忘耶色承旨推考

庚子以李潤慶為知中樞府事金澍

為人派為無檢局且無印

為同知中樞

府事朴啓賢為承政院右副承旨韓輶為同副承旨

壬寅日微暈兩珥夜四方沉霧月暈

癸卯日微暈四方沉霧夜四方沉霧月暈

甲辰四方沉霧日微暈

乙巳日微暈

戊申夜月暈

己酉 上召對賜酒入侍經筵官等于仁和門內廊下御題

律命製進賜燭○日微暈兩珥

庚戌 上御朝啓○四方沉霧夜月暈

壬子以吳謙為刑曹判書金澍為刑參判黃琳為議政府舍人

李彥怡為平安道評事

史臣曰彥怡李樛之昵友也素無行檢人皆鄙之纔釋褐自

權知正字超授六品職官爵之濫至此而極矣

癸丑以咸鏡道觀察使丁應斗日變書狀慶興 廉使 金世文 牒呈 今十一月十

七日巳時日候異常望之則太陽兩珥皆如日光處北向暈圍其外紅青兩珥分明又其外白氣如布自

東繞地而合於西白氣之間又有微月之形四方及咸鏡北皆黑雲白氣圍內雙虹當處無雲來時未自滅

道兵馬節度使閔應瑞胡人相戰胡人未居我國六鎮城外

每歲分運來朝授以軍器倚為藩籬是出夷落情狀山川啓本險夷我國靡不知之今深慮焉知介出來焚蕩殺掠云

下于政院曰昨見兵使之啓已為駭愕而今觀慶興日變非常予心未安政院知悉○傳曰今當隆寒囚人滿獄斯速決故事言于刑曹○夜月暈

甲寅夜流星出北河入軒轅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許色赤

乙卯四方沈霧日暈兩珥戴色內赤外青白重暈

丙辰左議政李浚慶辭職批荅曰百揆宜責於元老方深眷顧之誠一身乃繫於安危當絕退閑之念委寄如此其重去就未可以輕惟卿趣操剛方器宇峻整奉公滅私不為利害而遷就全家憂國惟效夙夜之忠貞股肱無忝於虞朝舟楫正賴於殷相豈因微病之暫嬰敢容重負之輕釋宜自安心而攝神且勉進於藥餌庶幾移術而醫國副深望於贊襄不辭宜不允○諫院啓曰西海之賊滋蔓難圖至於追捕之際戕害部將辱國甚矣凡有血氣孰不憤惋特遣巡警使于兩道期於殄殲以絕根抵勢呀不已但使命久滯於外其弊多端驛路之困供億之費不啻萬萬監司申勅守令使之跟尋勦捕不患無策而巡警使

之行將近一朔回還無期竊恐有翔翔河上之譏也請速命還
以祛西民之弊答曰當問于該曹處之○政院啓曰夜初更有
一男子佩弓矢托以捕盜廳公事自金虎門隙入一小封書使
呈于政院云取見則乃匿名書也臣等不勝駭愕使人追之則
已亡矣常時有如此事則當拘留其人待令可也而今不及此
守門將及搖鈴軍士等請并推考傳曰如啓此等文書不可取
信然見後還下其封書入內承旨等即上之傳曰觀此狀辭雖
曰匿名非懷嫌陷害之計也方今捕賊之時若書其名則恐為
報復無乃此狀付人待賊被捉後欲為現告之術耶亦無乃同黨
中知機密告事耶匿名書在法固不取實然此則似為荒唐以此
意密問于兵刑曹以啓

丁巳政院啓曰法典云匿名書雖係干國事父子之間亦不得
傳說如有傳說者及累日不燒者並依律論其法至嚴意必有
在而昨夜匿名書自上入見已為未安而又命密問于兵刑
曹以啓若問而回啓則即為施行矣其可乎此微事也脫有兇

慘之徒為不測之事欲售其術而少有致疑於其間則其害本不可勝言者臣等之意以為決不可問而回啓也傳曰啓意果當自上非不知有法但事涉捕盜故欲問議而已即燒勿疑

○禮曹啓曰野人直堂介發怒於闕庭取朝謝擲地又揮曳把直軍士此漸不可長也雖曰十度上京而既無公文又無前職其發怒之意未可知也犬豕之輩有不足深較然城底胡人與我國編氓無異其尊君敬上之義應無不知而不以大庭為嚴輕侮國威有此敗慢之事此近者所未有也直堂介宜別推鞫使後來者知警何如傳曰直堂介果有不恭之罪但人面獸心必醉酒使氣之故也不須推鞫宜捉致本曹嚴勅敗慢之失並勅同運酋長使後勿如是憲府啓曰政院職居喉舌其於出納之際必審之既允而後啓之可也况匿名書雖父子之間不得傳說便即燒毀若有送入官司者亦有其律其慮後弊深矣而昨夜有人以匿名書呈于政院此近古所無之事其兇慝之狀至為駭愕為政院者所當依法燒毀然後具由啓達雖未及燒

毀命使入內則亦當據法陳啓而茫然不知其非至於入啓大
失奏逆之義其毀法之罪大矣其日直宿承旨等請并推考治罪
答曰如啓

已未以黃海道巡警使李思曾捕賊

賊魁林巨
此正也

狀啓下曰觀此

馳啓賊魁見捕子用嘉焉此非凡盜其令捕盜軍官及驍勇軍
等速下去以本道武班守令二人定差使負嚴護拿推事言于
兵曹○司直尹曦上疏曰伏以北道行營官舍及城門頽落處
前者自本營造成而今則皆令六鎮修繕經宿之地裹糧赴役
民甚怨苦且一營廨宇以六鎮官奴分定守直如有闕失之物
則必徵於其奴吓居之官故本營奴婢恣行偷竊殆不勝支非
特此也營門所用柴木亦取於六鎮之民彼冬月所著只一狗
皮衣而冒寒遠役多致凍死極為矜惻夫南北營一體也南道
則自去年痛革如此等弊若依此例則庶無民冤矣前因邊警
戰馬十五匹留養行營而所喂黃草責辦六鎮其後無其馬而
有其草本土水田罕少黃草甚貴至於買納民弊亦甚如此無

名之舉一切革之則民蒙其澤矣營屬軍兵數至八百分番留
營營匪六鎮懸遠雖聞有變未即赴援無益於緩急如此而六
鎮分防軍士則六朔戍邊專廢農功怨苦之狀不可形言加以
奪百餘人屬本營為鎮撫以此防禦虛踈腕有邊警束手無策
若以營屬開兵輪番入防則勞逸均邊圉不踈矣列邑屯田
皆用民力救已不贍何暇治私田乎水田則饋饗將士所不得
已如旱田雖與民并作官收其半有費耗之穀亦可支用今若
不革此弊則民之自投胡地者多矣慶源府阿山乾原等處乃
古者胡人所居之地今雖徙居其地沃饒故視為高曾之業渡
江來耕與吾民雜處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若待其地歲歉從其
所欲以買其田驅民緣畝則可備軍需之用亦杜窺覘之端矣
今臣所陳之弊廢置不難而因循過時民怨益甚臣實悶惻伏
願 殿下留念焉傳曰下該司議于大臣領府事以啟

庚申以沈鐺為平安道兵馬節度使

鐺恬勢貪縱父子濟其惡

惟其所設朴謹元為弘文館副應教尹仁涵為副修撰

人

(B)
732.55
4724
[v.13]
no.16
0194271

昭和六年三月十七日印刷
昭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3]
no.16